罪惟錄

罪惟錄傳卷之十九

武畧諸臣列傳揔論

武略者武之也分文武以見略難以文制武而武以畧見益難明開國及將將者率有天授自掛印之制以防外重鎮善但古推轂之禮不行進止一惟樞部夫疆場之故得知爭呼吸耳目灼接尚多疑諱顧慮千萬里以外且以生不見鋒鏑者度之且以譽生不見鋒鏑者爭之至于是非紛紜動淹時日論定始行則前局大非所更變不知其幾矣以把柱刻舟之術國命因之豈不大悖而步乃定未可互易其人即以權

濟乎。而況　則亦不勝數也。奪門

無賴知兵、同不足論、若建文中所急武畧。而不一見

中樞者昧之矣。自謂理其順。全勢可倚。亦念彼操逆節

務。不可。戰。向。勇、吾。自。驕。持。聖。賢之心。以。不。殺。撫。父。為。兵少

而敗於李景隆專征。一類。敵。一統。詩。技以名。使之、名之不

副。寔奈何我。合。全。力。委之。一。戰。譬。闘。鷄。一。躑。不。遠。起。而。望。

而。氣。盡。耳、此後　寘鐇、宸濠三藩耳、合之石城、哈密

等、不。成。戰。　歷年諸苗、張皇之以為武。蓋

以死地已　而。至。於。窮。武東南倭害、猖獗寔其

忘。畧。而。勞。　援朝鮮。目　外夷窮武。而牟之

武。竊。於。無。賊，畧。窮。而。黨。武。畧。不。及南。而謂能知彼迆東頓。則又不知彼，之甚者也。

禦流氛。在正德、。朝。無。朋。黨。滯。事。辦。以中、以門戶不得當。以非門戶不。。畧。而。窮。於。賊。若乃欵塞北而交武。不。振。而。畧。全。荒。還。之。邊廻而

武畧諸臣傳

平安

平安者、滁州人、初名保兒、太祖用兵、多畜義子。保兒及馬兒金剛奴、也舍　等、分守新附城邑。保兒父定、從太祖起、定江南。積功任指揮同知、從常將軍、克元都、為燕山右衛指揮使、洪武三年、從大將軍北伐、戰歿。安襲父職、為密雲衛指揮使、歷陞右軍都督僉事、燕王兵起、充參將、安驍善戰。從李景隆為先鋒、擊燕兵白溝河、持長槊直冒燕軍。燕未能為避、合、殺傷各相當、明日復戰、戰酣、忽東北風大起、捲沙石掩安軍、安軍潰、還走、與鐵鉉共守濟南、濟南圍

解、進軍定州、入戰雙山、斬燕大將陳亨、赴東昌、與盛庸合大奔、克捷、尋與吳傑等軍真定、明年三月、出真定、與燕戰單家橋、擒燕將薛祿、祿已祿遁去、燕王以計誘安等、再戰藁城、傑等列方陳西南、燕王曰、方陳四面受敵矣、乃以軍麾陳三面、而精銳攻東北、親帥師、循滹沱河、繞出安陣後、安縱強弩射之、矢集王旗如蝟、所被傷甚衆、竟不及王、安結援監戰、軍中無不一以當十、王直貫中軍叔援、撲陸、安去、會東北風復大發、飛瓦拔木、安軍大潰、失士卒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戩、陳鵬、俱被執、安傑還保真定、安自出兵數遏燕王戰輒勝、一再遇風擾敗、已瞷燕王出北平、身帥偏

師進攻北平、分兵擾其耕收、燕遣劉江還救、安師不利、乃還、建文四年、進副總兵、燕兵攻宿州、安以步騎四萬、自真定出躡燕師後、王兵伏淝河待安、令王真將百騎誘戰、安麾。前。騎圍。之。數重。執真。燕氣。沮。安引三千騎居北岸、王帥數十騎挑戰、安軍胡騎火耳灰、素驍勇。持。矛。直。逼。王。距。十。餘。步。燕騎指揮童信、射火耳灰中馬、々踣、為所禽、安以數騎遁去、尋大戰于小河、斬。燕。將。陳。文。燕師敗走、安逐王。及。之。馬。忽。蹶。不。得。前。王脫去。先夕王得夢。戰若有男子白馬西來。曰救偶。覺自喜。已與安戰。果如其夢。白馬者、漢王高煦也。安軍尋徙靈壁、燕兵遮其餉道、安軍分出護糧、王率

諸將疾攻靈璧、破之、執安、王愛其材勇、釋安縛、簡銳卒衛送北平、命世子及郭資善視之、燕王即位、召安問曰、即前日爲不驟、將若何、對曰、驟。若。及。齋。無。今。日。矣。上壯其言。命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七年、安入見、上曰、保兒、而尚無恙耶。安懼、雖經年、

論曰、平安之才。即不如盛庸。所任非將軍。援挑山。斬陳亨。蹙單橋。縛薛祿。斃楊村。走李彬。藁城之役。矢不及燕王者咫。戰小河。殺陳文。馘王真。槊不及燕王者咫。致令渡河就食、燕師望望。使不從朱能鄭亨之算。燕深入不反矣。靈璧再戰。胡遂以全師與燕戰。觀其初、睨高煦于

良卿、持不進。似。乎。能。忍。而。終。以。不。能。忍。失。之。雖然、自講之風。夫河之風。与叢城之風。斉眉山之霧。皆。天。也。勞勝而天為亂之。二百五十年之運。所由固也。嗚呼、使英傑徐凱之論。皆如安。樂無用戰何遽不如守邪。

盛庸

盛庸、初以偏將從大將軍炳文及景隆征燕、多先登。景隆敗、庸入濟南、與參政鐵鉉固守。庸獨夜出劫戰。晝遏城防禦。盡敗北兵攻具。捷聞、封歷城侯、充平燕將軍、代李景隆兵、進駐德州、燕師撓濟寧、庸移營東昌。燕王傾兵城下、庸背城戰、列火器以待。燕兵鼓噪前衝、庸左翼不動、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亦合、庸麾兵大戰。斬燕大將張玉、圍燕王數重。燕將朱能率胡騎僉擊東北角。庸軍士趨之、西南兵漸薄。燕王易服、躍馬突去、燕兵大敗走。庸軍後大呼噪、擒斬萬人。翼日再戰、燕又敗。步卒先登、庸乘之。復擊殺無算

北。平。震。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王獨以一騎殿後、退駐館陶、庸撫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歸路、三年春、燕兵復南出、庸約吳傑平安、共攻北平。三月、庸進營夾河。安軍單家橋。燕王掠庸陣。不能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王率步兵攻左右翼。而以精騎當人。直擣中堅。庸麾都指揮非浮等力。戰。斬。燕。大。將。譚。淵。及。指。揮。董。真。保。等。王復以勁騎掩庸陣後、庸軍擁盾層疊自蔽。燕將朱能張武等攻之、不能入。王以木鎖橫貫鐵犢向前擲之、盾連不能蔽、燕來際、急攻庸、士棄盾走、倉卒發火器、火反燒軍遂却、莊得與都指揮楚智張能、咸。死。之。是日戰酣、各斂兵

入營、燕王以千餘騎逼虜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不發一矢、以上故諭有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故也○明日復戰、燕軍東北、虜軍西南、自辰至未、互勝負、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塵埃障天、虜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擊、虜軍大亂、燕兵奔至滹沱河、虜走德州、是役也、虜恃東昌之捷、謂必破燕、將士咸携金銀錦繡、曰破北平恣其痛飲、至是盡爲燕所獲、四年五月、燕師長驅至淮上、虜南趨盱眙、領馬步列營淮之南岸、與燕兵相對、燕將丘福等率數百騎西行、以小舟潛濟、突虜陣、虜猝不能軍、遂單舸走、六月、燕兵次浦口、虜

率舟師駐江上、嚴陣以待。燕師欲還、適高煦至、殊死戰、庸軍奔潰、都督陳瑄以舟師援庸、反降燕、庸率海艘出高資港禦之、後敗走、燕王既得國、以璽書慰庸、俾戍山東、永樂元年、致仕去、都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懷異圖、遂削庸爵、卒自殺、

論曰、庸用兵、即遠不若燕王。然東昌夾河二戰、皆能以靜待動。故能連殘二梟將。顧為草朝作氣、惜其既動而又能復靜。燕王獨能於動後復靜、兵以是不可屈。且庸之氣易衰也。靈璧之後、若：俱左、即浦口之勝何賴哉。要之燕王亦非所忌。孤軍深入是也。善禦之。使之進退

夫據不善用之則猶置之死地巳地其鋒甚利不可當

蓋燕已逆料南人無能為故每以所忌為所恃徐常禍

傳即一在燕次不敢聞走數千里爭食也

金忠 信將 劉江

金忠、故名也先土干、韃王子也、永樂末年上親征阿魯台、其衆散去、獨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上以春秋耀甲兵鹵中、無所得、鹵得也先土干、則大喜、勞賜之過望、也先土干呼萬歲、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宴坐侯之下、伯之上、班師、勅、勞苦、而、譯之、曰、昔呼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書青史、爾明達過之、金忠聽譯訖、復與其妻部屬叩頭呼萬歲、上悉授其部屬為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凡六十餘人、賜忠勇王誥券、金冊、忠勇王驍願前鋒深入、不見鹵而還、洪熙中、加太子太保、奉朝請宣德三年、扈駕巡邊至會州、請深入

捕虜、或言忠且不返、閩司、大停斬而還。上撫其背曰、子朕之金日磾也。進太保、其甥杞台、亦封忠勇伯。賜姓名將信。英宗脩沙漠、信擁護為多。忠勇王景泰中卒、謚僖順、

劉江、永樂中、以總兵官鎮守遼東、備倭、請於金線島之西北望海堝處、築城堡、立烟墩、適倭船三十餘、賊二千餘入、泊馬雄島、江令步隊逆戰。而身披髮緇衣仗劍。如真武神狀。督率士卒。先伏馬隊邀其歸。賊望驚駭。敗奔櫻桃園。斬首。千餘。生擒數百人。以功封廣寧伯。祿千二百石、世襲、自是海上數十年、民各安業、卒贈侯、謚忠武、

論曰、成祖武功之不入未時都。正有樂。陶。與。優。二。武。

畧。其類宦也。每思用戶外人。得其死力。忠而外、吳允誠父子兄弟。一門殉塞下。柴秉誠父子。遷淇北克任。則請難諸數子弟之萬不及者。以是劉庭五。氣奪不毛。劉廣寧之策。可稱世廟防海先資。而惜浚之不知所法。

山雲

山雲、直隸徐州人、父青、從高祖起百户、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善騎射。用廕子、官金吾左衛指揮使、與都御史王彰修邊。從出塞。力戰。累陞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柳慶諸蠻常朝烈等、合諸猺獞、掠臨桂、鎮遠侯顧興祖坐貪淫、逮繫、以雲代之、雲一鼓却賊。、保險峻、草木蒙密、嘗掛木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斷藤壘之、無免者、雲夜半束。火。牛。角。先。驅。疑。賊。遂。下。木。石。且。盡。天明率衆鼓譟而登。遂盡破之。雲前後戡永淳、忻城、馬平、皂嶺、王部、來賓、蒲蘆、柳城、上油、過江、諸寨峒賊六千九百有四十。奪還男婦

千三百八十有七。識思恩、安定、宜山、河平、那慶、壽梧、猺寇三千二百六十有九。奪還男女九百八十。擒敍與安諸邑寇二百九十有四。七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築堡九、城四、鋪舍五百餘區。陶磚鑿石增康益堅。搖撞窮蠻、居民按堵者可十歲。雲誅勇鷙發。而瑞潔如寒士。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井竈。先是、廣西鎮帥率坐士官賄賂。雲至、閱府中故侍卒敢言、召問之曰、古稱將不忌貪、然乎、卒曰、聞。新衣。漬。糒。瀰。矣。雲曰、土夷饋獻。我不彼納。彼反見疑死我。然乎。卒曰、天。子。詐。贖。貨。死。不。畏。死。天。子。畏。死。士。矣。乎。雲曰善。于是盡却珍貝。土官益服。咨詢里老。撫安善

忠。原註誤。察証枉。在鎮累遷左都督。正統初卒。贈懷遠伯。搖家數。雲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

論曰。吾不追責雲父青以大義。而特才雲戰代鎮遠界能無負。所紀績。與開國大勳埒。雲所閣侍卒。嘗遅事前鎮韓觀。觀好醉後被入。卒每侍觀醉。必待觀醒。更白之。觀叱叱。不恤也。以是卒不名存。其數語猶在。士大夫口。

孫鏜

孫鏜、原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參將、捕賊處州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奉命充陝西總兵官、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七月之二日、師且發、先是指揮馬亮從曹欽所逃歸、夜走告鏜、欽且反、謀劫鏜軍、反攻皇城、急、鏜即朝房卧草奏。呼長安左右門。令疾達上前告變。內庭始得集兵。縛吉祥直廬。鏜變服走太平侯張瑾、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衆、上出家帖門隙、百戶楊能即瑾

家問鐘云何、能報鐘奮不奪上喜、手勅鐘、而父子爲朕好救賊、々攻長安右門、不得入、移攻左、復不得入、益率胡兵直趣東安門、縱火、光照宮中、鐘子輔子軏、進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刀突陣砍欽兩髆劇、賊復合、并力圍軏、攢槊洞軏、軏死、鐘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扶創遁歸家、投井中、鐘起欽盡收其黨咸伏誅、進封懷寧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涿國公、謚武敏、

論曰、鐘封不必懷寧、但宜懷寧侯、即不必懷寧侯、子輔戰死、宜懷寧侯、其父鐘成化初、書革奪門封、鐘亦在革中、以功食祿奉朝請、卒以滅賊功、子輔嗣侯、世

楊洪

楊洪、南直六合人。祖政、洪武中、文功、世襲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每出哨兵擒虜。或夜劫營。善射。百不失一。○累功陞都指揮、守邊。化營專用鐵蒺藜。不敗。正統中、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賀昌州、捕虜阿名打剌花、斬首功二百。○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長洪、呼楊王。○土木之変、上皇道宣府、北狩去、洪坐閉關不戰。逮繫詔獄、虜犯京師、出洪獄、與孫鏜・范廣等撃虜涿州紫荊等虜、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萬計。虜去、進侯、景泰二年、晦世恭時爲指

揮杜衡所誣、廷臣論救、既衡事白、維復為部卒李友全所奏、天子付洪自治。鎮宣府、卒、贈潁國公、諡武襄、洪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杖。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書寧功、陞都督、

論曰、洪與石亨。皆從獄出。戍邊國大功。然則于肅愍。之。能。使。怯。也。而昌平謙。辭官旗不受。與亨何如。故能以。功名。世。其家。矣。以土木之圍、洪欲以精兵擊其後、可無此難、此不知兵之論。世萬無聽遂振東西而秋奏績者。國當府、亦一說也。

朱永 臣純 施聚 文 焦禮 劉聚 孫宽 蔣貴

朱永、始封祖謙、永樂中、嗣父真指揮僉事、歷功以都督充鎮朔將軍、總兵宣府、英廟北狩、謙守子永、出○認○胡○貲○哭○獻○插○罕○勞○剛○金○帛○增截有功○景泰元年、禦虜石峯、及龍門關敗績、蒙詰已而斬首中律○封撫寧伯、孝子永嗣伯、永嚴重有紀律○天順中、退虜宣府○追贈撫寧侯、謚武襄、仍總兵三千營兼總神机營、復團營、充總兵官、成化中、充靖虜將軍、征荊襄及側○有功○進流侯、須充平胡將軍、禦虜大同、予世伯○又以平虜將軍、禦虜榆林、有功、封侯世○五○彌○總○制○陝○西○三○邊○七年、虜入屯柳樹澗、永出奇邀戰○有功○加太子太保、十四年、

[illegible]進太子太傅、封保國公。十七年、虜大入塞、充鎮朔將軍、總制宣大二路。弘治元年、加太師、掌後府總團營如故、九年卒、進贈宣平王。謚武襄、子暉、言與祖謚同、改武毅、暉許封公一世、世侯傳純臣、嗣侯、進保國公、崇禎末死國、知先中、礼臣擬封王爵、不及行、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永間、陞金吾右衛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殁。子聚嗣官、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最、陞贊府僉事、參將遼東、進總兵都督、英廟北狩、聚。慟。哭。即。日。引。兵。而。援。裨將爭進牛酒、聚曰、主。上。安。在。余。乃。飽。也。天順元年、以北禦功、

封懷柔伯、予世券、聚智勇朴直、在邊訓練有法、增修障塞、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諡威靖、
焦禮、山後人、父八思台、開國時來降、除薊州衛指揮僉事、禮從父有軍功、宣德中、嗣父官、以總官左都督、守遼東二十餘年、天順初、封東寧伯、予世券、卒贈侯、諡襄毅、
劉聚、清豐人、叔永誠、以太監出鎮甘涼、聚歷功陞都督同知、天順中、捕曹欽、陞左都督、成化中、大破虜也孥急于延綏、身被火銃、不退、斬獲多、封寧晉伯、八年、以征虜將軍禦虜踰林斬獲功、予世伯券、後設伏、大破虜于鎮請堡、卒贈侯、諡威武、

蔣貴、江都人、請難守以小卒累世昌國衛同知、征緬九龍口大松嶺、康捷。擊叛番功、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盡平諸番、擒蠻將軍鎮守、正統中、討戎王阿台擒乃顏剌忽李羅等、封定西伯、子世爵、貴奮起步伍。雖貴、與士卒同甘苦。凡携戰衣服器伏。身自囊負。不役一人。天性朴質。忘己下人。以故所向成功為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以謚武勇、孫琬嗣侯、成化中、總兵守備及南京操充團營官、言事多合時務。火斬尚偏頭關、議嗚鵝便不宜移于請、本卒贈涼國公以謚敏毅、世侯、

論曰、洪永以後、以功預五等之封者多偉。那習。以材勳。声。。惟變戎。又。精。勤。素習。尤。察。地。便。為。較。易也。保爵之贈宜乎、

而速不逮六五。其于東平定興等。猶望塵隔轍耳百尺也。
若施眾眾惻哭四援。劉聚之七劉不退。咸以臧否而忽札之
東諸省近二十年。猶有閑威久任邊臣如葉旺馬雲故事。
蓋。札。兩。轍而。周札。于三。錄。都。識。有。略。在也。

王信

王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殁戰。母兵生信甫半歲、持節後旌為忠臣節婦云。己巳、南犯京師、信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寨、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信進援房陸、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信援絕、信不及千人、多張旗火疑賊。歷四旬餘、間令死士出迫賊擧礮、賊謂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會來順保靜二蠻、世相仇殺、信曉以威福、輒解、靖州及武岡蠻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

遲而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牛酒。詰其順逆故、咸稽顙。已、連歲苦麾使徵索。故挺起。今將軍來、敢後。爭。代。輿。夫。痛。信。示。歐。陞都指揮同知、歷鎮湖廣、條上慎專任。寔倉帑。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蠻獠、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加隄防。而。以。公。正。仁。恕。持。之。其。患。自。息。消。矣、流。適。本。意。逃。避。御。侵。長。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又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宗階之賞。乞嚴勘削奪。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信沈毅簡

重。啓處儒素。出入省騎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嗜。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靡貽子孫。故入婚喪、傾囊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諸提兵權者多為子孫營官。信独否。但令讀書自力。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判六曹任兵部尚書、曰、余每用將便思王。君實。

論曰、忠節足以風人。況其勝下。信大知兵。而所言不右兵。以。不用兵為能。兵腹中之蠹、寔無能為二語、已足了當西南諸版。嗟諸有功西南者。皆故缺之。而求完者。也。

皆此缺之而彼求完者也不求完故無缺信讀書本其所學。父以忠教。二子能述。允成世家。

保勳楊
仇鉞英孫萬

仇鉞、字廷威、南直江都人、幼祖儒和給事總兵府、便驍適總兵意、遂令冒縱仇姓、仇祖父皆死、傳以指揮僉事協守寧夏、其舍人為揔旗、鉞既為總旗子、以功歷遊擊將軍、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儒守備保勳者、故與賊婚姻、且為外應、李文達賢曰、勳必不從、賊疑勳等不用。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反正矣。詔勳叅將、而鉞為副總兵。討賊勳疏上、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必渡河食賊肉、謝朝廷、而鉞遽偽從逆鐇、稱病不事。事陰約勳及楊英、待諸兵至河上、從中起內應、諸兵既至。

鉞令人語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橫城堡。防決河灌城。遏來岸兵勿西渡。錦果出。而留賊周昂輩。昂來問病。鉞莅壓。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鉞便衣甲跨馬出門。一呼。故校咸從。奪城門。擒寘鐇。歸詔陞總兵守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而吳武陵人、爲寧夏副總兵、初出屯楊顯堡、以延綏兵、與鉞同事、七年、鉞充平賊將軍、征流賊趙燧劉士等功、進侯、加祿百石、十六年卒、謚武襄、子昌病、昌子鸞、嗣侯、鸞字伯翔、居京師小巷、倹如京官第、嘉靖三年議禮、上欲考興獻、廷臣皆得罪、武定侯郭勛、會文武六十四人、請伯考孝宗、鸞與焉、得寵、總兵甘肅坐貪虐論

嵩、賄嵩子世蕃、復起、已兵部尚書彭澤、為延譽公卿間、十八年、以征虜將軍、與參贊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拔勅書、欲令鎮守安遠侯柳珣度詔、珣不可、欲劾、會安南納款、加太子少保、廕一子、所鎮撫、鎮兩廣、以副將軍扈駕承天、改鎮陝西、以捷聞、加太子太保、廕一子、所鎮撫、二十六年、三邊總督曾銑、屢捷聞。議復河套。謂壯浪兵不應、劾鸞科獄、士仇沮撓軍機。以延撫楊博附鸞。並奪俸。十二月、復劾鸞、下錦衣逮繫、明年、上疑復套之議不可行、督責大學士言、同官嵩遂借銑傾言、言罷、逮銑獄、訊鸞從獄中上書、反誣銑、銑先閫入延安、覆軍屢不聞、剋取軍糧巨萬、盜遣其子淳

詭言婦翁蘇綱、賂言表裏為奸、事久不發、銑自知罪重乃倡復套、倖非常功、自解、上命逮捕淳、綱、已而法司擬銑無正律、上曰、銑妄議開邊、啓敗殃民、無正律乎、强坐結交近侍律斬、鸞出獄、二十九年、囘數寇邊、起鸞總鎮大同、復太子太保、八月、俺荅脫脫、辛愛等合諸部大入、上命鸞兼將各路兵出禦、鸞賂人時義、侯榮、給鸞曰、囘方請市、朝議未定、頡身走幣俺荅義子脫脫、云中朝已許鸞開市、幸過大同弗入、囘果信鸞不犯大同、引而東、則又聽義榮計、上書請入衛、以結于天子、詔壯之、許駐居庸、俟變鸞輒露開市意、以為邊臣、私通于下、孰若朝廷明賞于上、將以信囘

前諾、以悖一日無事、方在議、虜從古北口潰墻入至通州沮河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京師震、詔勤王爲先至、副總兵徐琰、小捷白河派山、賞以為功、即軍中拜平南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臣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軍法從事、時保定延綏宣府、山西遼東勤王兵皆至、驚總諸鎮兵、賜蟒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啟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啟奏、時勤王兵餓疲、驚軍獨飽、徙張聲勢、不一戰、虜西北行大掠、焚民廬、驚尾虜得六級以獻、曰戰得之、虜由豐華城犯諸陵、轉山西、楊驚兵掠食村落、都御史王儀守通州、捕掠者斃獄、驚兵大譁、儀坐削籍、時偵報不

實城中日數十騎、潛部大同軍、故爲推鬆、稱邊東軍肆掠無忌、託三衛之導虜者也、鸞方蒙大眷、人不敢忤、大同軍帝亦知其不律、以鸞爲諸援先、不聞、已果、虜大以金帛入宣北戰、諸鸞率諸鎮兵北之、大敗昌平、鸞幾被擄、循古北故道去、零拾死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上以爲功、加太保、時復永樂中三營舊制、以鸞爲總兵提督、賜戎政之印、十月、鸞請調各邊兵防京、兵部曰、禦寇不於門而於堂乎、帝命宣大二鎮帥調邊、即入援、凡屬大將軍各鎮、共六萬八千人、班京師操、以主事申旋爲京營巡視、巡視趙惡鸞擅攬踞營政、更始不當、決計于一人、上以盛示

鸞、曰、是制鸞不得為也、上下遂構訌、外調之、遂章見視、十二月、鸞奏薊州大同總兵不勝任、以所私代、甘從中下、兵部尚書王朝瑞曰、外鎮不屬鸞、鸞擅、上詰責朝瑞、三十年三月、馬市議成、上許一歲二市、鸞主之、生事楊繼盛諫阻、坐杖、四月、許鸞總京邊兵、都御史商大節、恐鸞權重不掣、請分領、以便責成、論死、六月、虜以馬市通、謝九馬、鸞謂彝俗欲、數用九、取茶賽、從之、時因扶市、往來無忌、率以疵老、強納羨貨幣、有司廉饋稍拂意、輒聞詬、其黠者易漢人服、入侵奸婦女、邊將畏不敢嚴閑、閑小入、禁不聞、軍士捕死閑者、抵死之、矣時有叛入蕭芹、教虜擾邊、鸞厚賂虜、達

皆、以為時義縛得之、義陞指揮僉事、而鸞加祿、廕一子錦
衣世襲、陞臨市史道、為尚書、時中朝皆知虜市非計、不敢
有所言、久之虜貧者、無馬可市、請以牛羊易菽粟、詔不許○
廷臣遂追論市議○而鸞乃自請戰、願不敢犯虜、願先召顏、
總督、何棟不可○已侍郎何棟、誘擒叛人哈舟兒、陳通事于
翠顏、上論鸞功、加太子太師、嵩子世蕃、以與陛廕遂勢凌嵩
上、嵩歎曰、養虎遺患矣、又明年、鸞欲縱虜向下、始與決戰、
兵部尚書趙錦持不行○遂請出邊、上惜鸞不許、虜益逼、
掠懷仁、指揮僉事王恭死、為鸞戰泥河、但獲二十餘級、當
遂語上、允大創虜○乃錄功○鸞又言猫兒庄、斬虜首五級、請

賞兵部不可，上卒嘗之，而閣報愈急，上悟，乃召鸞還。鸞乞罷，不許。疽發背，復請與疾赴軍，復不許，役其勑，即以時陳代鸞，而大學士徐階遂密疏鸞通虜賣國狀，命錦衣陸炳訪之。炳素惡鸞，故恐義榮比走南中道，捨之，曰此邀角入鬼也。鸞死一日矣，追戮之，傳示九邊。父母妻子與義榮皆斬，籍其家。諸党鸞兵部尚書錦、戎邊光祿寺卿董懋中、口外為民。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皆坐竄。鸞既誅，上親奉謝典于內殿，告郊社宗廟先師帝王，詔天下百官來賀。革戎政廳，凡鸞所改置悉罷之。

論曰：定逆之封易，與決於原者不同。惟武敏之占仇武

褒是也。王新建則識以平變功。不止于定濠。且又劾被譖。而追錄之者。鸞与郭勛、阿大礼獲上寵、鸞又恃口給。凡八佩將軍印。明朱家与鸞兩人耳。曾替即不必果復貴。而才足威邊。鸞。劾。恃。分宜。卒。無。分宜。蒙。餙之。捷。宜。能。失。倖。哉。相傳鸞病劇、見有大學士夏言、侍郎曾銑索命、頓首稱百、哀謝罪、卒死、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南直蕭縣人、父瓚、南京羽林前衛指揮僉事、銳襲職、正德中、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安慶諸郡、宸濠且為難、銳密求故元余闕城守事。請戍湖口。督水戰。移鎮皖城。多浚井。聚矢石火器。戒嚴。而預設鐵鉅江側。與郡守張文錦等。力禦賊。前鋒遇鐵鉅敗。射中緋衣賊凌十一。擒數百人。濠至。令郡人潘鵬、偽諭銳等出降、不應。遣吏黃洲、責鵬大義。鵬退。復腰斬其家人。梟城上。飛火賊所架敵樓立燼。亦沸湯沃之。賊多傷。不敢近。已賊結木為棧、衝與城齊、挾兵突北濠、銳詭。以杜大木砲被之。以緋引石填砲。至

重○金○鼓○迎○還○城○上○降○四○拜○標○題○大○將○軍○向本棧將燧○賊望見驚却○潰○使○弃○從○間○道○出○燒○棧○盡○賊○憊○則又令善泅者○夜從水中○密斬其舟纜○放中流○賊夢中驚○又欲潛鳴其礮○賊益擾○乘勢捕獲○而南昌賊信至○遂遁去、捷聞、爽諭有曰、十八晝夜勞苦○詎可磨○滅○擢都指揮僉事、无忝將、仍守安慶、嘗疏薦鄭岳、胡世寧、可大用○十六年論功進都督僉事、歷子拜羽林千戶、嘉靖中、銳嘗佩征蠻將軍印、鎮守遼東、改總漕、疾歸、卒、銳廉、歷官○足○不○及○撫○門○一○步○臨○歿○囊○無○一○錢○諸○子○躪○衣○為○葬

論曰、南昌不撫○以南昌之役○適合夫魏部故事○然銳

亦可謂能守。張文錦寔佐之。而不可忘南京守備指縱之力。蓋楊征南之奉檄移。識畢。習戰。繕守具。處之以暇。主客勢成。主逸。而客勞。矣。

萬表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江寧波人。玉質方順，頗有三文。風采殊倫，慷慨尚入節，讀書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騎射之暇，燒燈讀書。以武舉中武，授都指揮，歷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庚戌，二洪水涸，漕舟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析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且云二洪以下，更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又疑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

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備變一策。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從來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冬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逾期。後官惡狀之。收剝四出。卒不聊生。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形之國計矣。累累數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為國長利。而天欲開河。地山東折內。一帶荒風。重衆薄賦。為衛病。歲漕之地。尤抵本至險。識者難之。海上倭起、表諸巡撫周垸、賊據內北久。近賊處民不得田。逋負日多。催科愈迫。相率去為賊。是驅之使取其燄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

由離其黨無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務兵則人人樂歸如
得士十即賊滅十也以較用他兵孰利因作海盜議所為
審盡其具賊方蜂屯諸島擬王直者以號雄踞其曹秉策其
蹤弊可誘而縛也鄭人將洲張惟遠又坐通番當遠許獲
直以贖且以上當許之未及行表卒後總督胡宗憲卒遣
洲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稱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嘗
論北虜有曰古者翟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
突入者諸邊自將權移邊政日廢屯田鹽法壞而邊儲不
充士心日離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
馬孳息土俗漸異心一于虜然後用為向導故地里之迂

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同。將帥勇懦。事勢難易、悉。洞。預。知。之、。而諸邊飢饉物産之率。閣先叛亡者。順。逆。志。安。好。惡。相。識。刻。左。而。不。忘。者。亦。無。閒。失。是。則。深。可。哀。耳、表少嗜古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閉而釋自然有、以苦行錄魔、來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懈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遂謂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偶與羅達夫論道臨江。達夫引為益友。來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為文斂給味。暢。貫。寫。胸。臆。所著諸書行于世、嘉靖丙辰正月。無。疾。端坐。而。逝。是。日。大。風。雨。于。庭。光。射。數。十。丈。

論曰未以究發起而精於畫也遲邊海諸計著書中獻後世果通其議中邊捨據可指傾定也所謂本諸學非矜于此所著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河標言玩愚學稿及詩我經濟文錄灼艾集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粮山中集無及韜鈐者所爲悟足以適之也上應列星而自來矣

王翺

王翺字九皐北直塩山人也永樂十三年會試得翺第五上以北京府開科魁錄內甚喜翺遂以布衣召見廷試二甲第一人補庶吉士授大理寺正註誤左遷行人宣德中歷僉都御史正統元年出鎮江西改巡撫浙江四年松畨用兵不效漫改四川參贊軍務招撫一十八寨移鎮陝西六年東虜入寇我師敗績幾殲漁陽上乃假翺便宜出提督翺至深溝崇墉亭障一新烽堠接千里虜至嘗還以斬功陞右副都御史轉左景泰三年召還掌都察院人加太子太保會廣西尚變不靖翺出

兵敗。推。誠。撫。諭。諸蠻解去、陞吏部尚汝倩。裕陵優位、坐易儲、落太子太保、李賢時郎、石亨欲引賢入閣、賢不可。亨遂諷翱自陳去、請賢代、賢又不可。久之賢入相、上用亨薦、出賢參政福建、以問翱、翱力請召賢、還直內閣。曹欽反、擊賢、翱旁僵首、欽挾賢至翱所、併執之、翱曰、朝廷何負汝。〻反。汝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豈敢犯長者。要翱與賢為奏請。及至朝門、〻閉、賊必欲殺賢。得翱力解。乃已。賊誅、加翱太子少保、上嘗語翱、北人質雄偉。文章藻飾。俱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是推轂北人常多。惡私。舉。上每呼先生不名。成化元年、加太子

太保諭留而免朝。年疾篤乞致仕。上手勅慰問。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翔出撫諸鎮。在邊最久。邊塞孤懸。軍興輒匱。翔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若城明利。簡練卒伍。賙䘏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翔言蠻夷撫綏。各有機宜。以故川廣驛騷。民獲寧宇。仲孫嘷。蔭入太學。白翔求試。翔曰。汝學尚和。式誤入選。則如一寒士矣。毀卷焚之。女婿賈傑既登第。白夫為祈一京秩。翔毅不可。生平不受人遺。翔自遼左還京。太監業素清謹。俄出匣中大珠為別。翔大驚辭曰。豈睹得乎。昔先皇亦嘗保所

予得　馬令以半價公旌惓惓於公尔公
為何如人翀感其言受之亡何紫平翀求崇
之出前珠贈之封識宛然舊也二子驚之值四千始買居
以泰崇祀英宗特命有司為翀起第塩城滿數楹翀以非
例折知李南陽曰皋陶言九德上公有五亂而㪅擾而毅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子孫世錦衣衛副千戶
論曰不私其子婚還贈珠公而廉矣以此二字屬武何
堅不克而况有皋陶九之五相灣翀諧闔至左順門旂
隨隨主事与内侍語作旨色翀發曰曾讀論語鄉黨車
來逃住色勃如也作如何解主事瞿眠又在邊一指揮

孫璟者，殺有罪戍卒死，其妻女死。詢之，怨家指為殺一家三命。法司疑，翻回，翻罪。不服，刑死，妻女死，卒非擬也。至璟姻與妻女互護，衛以卒罪免，獄稱平。翻在遼大，卒以抵罪律。無並死者之家，及抵而兩家咸救。遂推性罔死家顧贖，則資以責功，故邊衛乏而多勇。惜易傳時無一記。

王驥

王驥，字尚德，北直東鹿人，長身負殊力，便騎射，通法律，亡恍暢戎略。以永樂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上自神聖，群臣奉職不謹，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山西，防邊備。奏覈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遷副使山西，蒞以持恩有聲。超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進尚書，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盜甘涼諸邊。驥以部務，行邊，許便宜。是時都督將貴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偏將指揮安敬沮不進。驥輒戮敬軍中以徇，且責貴。諸將股栗。驥乃請分兵畫地以守。尋有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驥時為監

背討朶兒　請進止悉耶驃騏謀虜營狼山等處乃拔蔣貴前鋒與約不能成功勿相見貴僞前搏虜敗之虜步黄河遁去後追敗之石城虜食盡窟兀魯乃起北依阿台資溪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虜後大敗之得其僞左丞脱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級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腮死而任礼大兵亦至格桐林得僞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户二人爲嚮導邏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指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來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僞右丞達魯花赤

三十餘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賞礼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併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使思任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自引絕。上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興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萬。討之。會賊首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堠州。欲界景東諸處。參軍兵部侍郎侯璡等徼破之。驥奏分道以會騰衝。方抵金齒。賊別部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乃遣參將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之。剿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其伏兵焚上江寨。殺其將刀放憂刀招漢父

孔由刀門斬馘一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移駐騰衝孔道南甸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前抵木籠山而思任令陶孟朶者罕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為七營相拒驥親率中軍夾擊遂破殺朶者罕心等乘勝進擊麓川大寨敗其象陣于泥溝箐于永毛摩泥寨而別將冉保令木邦兵降其蠻衆十二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俘斬及溺死者數萬人思任夜攜其二子走孟養渡走緬甸緬甸斬思任歸其首京師捷聞驥請當兵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罷稱廣西郡王以欺誑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矣遂

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賊閻鑾潰○常郎甕走安南、傳檄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賚南甯州土守交趾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師旋、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餘陞賞皆過望、府庫為竭、已而思任子思機率餘衆再起、上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驥至、不得利、詔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獲思機、爲、亂、兵、所、殺、居遂會麓川復主思任少子思祿、叛麓川急、于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以拒驥、以師老、許思祿平、俾得部勒諸蠻○

居守孟養、但不與宫。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舉師南矣。召還京、停、奬、勞、敕、改、驥、領、平、蠻、將、軍、印、討貴州苗、破之。獲刻平王盤冨者。檻京師僇之。加歲禄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振、林及驥、景帝初、召為總督南京機務大司馬。于謙弗重也、四事辭其任、奉制、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宫、惟黔国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余內曜馬。多從伎女。供帳奉御如王公。奪門功、驥與焉、復領兵部、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為光禄、除如故、年八十二、卒、贈靖遠侯、謚文毅、子瑺嗣、瑺、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論曰、時閣擾持内攜●而驥與二○皇銤南北大創不廢○如是●以○遁●德●論○遣○功○儒○者○之○言○也○而○使○奸○使○詐○六○兵○法○所○不○擬○猜達用振○非振用猜達○踞亘○尼○陶堊○都○豈○能○擲○李○意○知之○哉○即孟氏不可○無林航争孟氏也○

沈固

沈固、字仲威、南直丹陽人、弱冠、領永樂中鄉薦、入國子監、選理刑部臺、擢沂州同知、或有言沂西費山社產銀卝、舊有課可開採、固執奏坑及泉通海。不可鑿。鑿坑難爲力、且卝有無不可知。事已、入爲戶部員外郎、以才勅理鹽筴廣右、督運兩茶于四川六番、進郎中、出爲山東參政、督餉給軍遼北邊、仁宗時、以參政同武安侯鄭亨鎮大同、兵兩卽往、以固勞邊賜璽書、固上便宜、虜衆我寡、則臨邊固守。我強虜弱。則出境剿逐。正統三年、同將軍方政、楊洪、護貢使出境、因絶漠度赤山、追勦敗虜。還、六年、總理兵食。給總

督邊儲印記。請屯田大同。中路、青陽林、馬頭山等處。東路欄柴溝、陽和灘等處。又請奉命征行。必責居守。廷議咸是之。陞戶部右侍郎、上邊情十策。不決、十四年、鹵果渝盟、得諜先以聞、時西寧侯督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遁。圍居守獨完。車駕親征、駐大同三日、上既蒙塵、浚至大同、上索犒鹵、郭登難之、浚曰、府庫上有也。不命猶出。則浚有命。與都督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並出見、盡獻所有、進右部御史、浚具禦鹵策。不報、轉左、乞致仕、從之、英宗復辟、召見便殿、即日陞戶部尚書、憲宗朝、進從一品階、年八十有一、卒事五朝、掌臺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十七年。賜璽書、前後

三百餘函。上章奏不下數百。為人魁梧倜儻。多籌畧。善談論。尚德義。喜功名。

論曰、遭情千乘得行。或不至土木之變。大同閉壁示堅。獻所有。知無益、而不可不爾。情也。法也、宜兩存之。

侯璡

侯璡、山西澤州人、以鄉試第一、舉永樂中進士、爲行人、嘗奉使雲貴定土帥爭地、都還、副禮部侍郎章敞使交趾、抵關、關門隘塞不入、曰是欲倨我中國使者、諭遣交趾、懼、爲啟關、乃入、使畢、遷兵部主事、進郎中、從靖遠伯驥封麓川賊、平、進禮部右侍郎、出鎮雲南總督、予勅便宜從事、會再討麓川餘黨、璡引兵由崖南擒思機、獲其妻子及輜重萬計、遷左部侍郎、艱歸、起兵部左、時思機竄孟養、詔索之急、璡与都督張軏分兵抵金沙江、奪賊柵、窮追至孟養海子、思機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添諸衛、璡

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定、射賊、大破之。趣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金溪、諸苗。于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圍悉解。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還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而中瘴癘、卒于師、

論曰、當時稱不折腰尚書。當以不偃安南故、不避黨禍。取全交側子乾貽。定不純任張項所為。

年富

年富、字大有、南直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年、永樂中鄉貢、授山東德平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藏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為撫輯散解之。虜也先數侵邊、以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發攻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覈軍功爵賞核。勿濫。景泰中、襄垣王遜燁以事誣富、富請老、上為勅王守法度、勿得溺風憲大臣、大同平吳淮、有所受、妄稱富橫侵總兵郭、坐總兵上、尚書于謙、議都御史上總兵如王翺、鄒來學、故事可、淮妄言、沮軍。法宜究。

主事、竟獲當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遂訐當、並獄訊上曰、當執法公廉、朕以邊事付當、厚安得辱、罪厚坐削籍歸、當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亦遂誣當、巡按御史為雪當誣狀、事得已、外艱不許終制、天順初、石彪倚亨、中當危法、逮詔獄、上素知當、問李賢、賢曰、當在事公忠、數能革夙弊、上數曰、此必彪憚當故、當得致仕歸、而亨乃勸上盡革天下巡撫官、久之、上諭南陽、戶部非年當不可、既入部、上顧王忠肅老、又曰、繼翺吏部當是當、當在部經理財賦、蒞以勤廉、嘗薦楊璿、余子俊、督餉陝西、吏部疏論當侵官、當言某薦賢為國耳、乞致仕、不許、卒于位、當

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丗不易得。年七十、謚莊定、

論曰、忤韋石。任風力者能之。所在奏績。于民德官方。頗有稗益也。稱氣節才識也。為大有。而勸賢。為國。六聯。育秋。上田彪必擇竄。碩去〻致仕歸。富歸貧矣。

何孟春

何孟春、字燕泉、湖廣郴人、祖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說、刑部郎有聲、孟春幼異、為黎淳所賞、李東陽讀其文、說曰、吾楚有此子矣。成弘治八年進士、授主事兵部、進員外郎、十一年日食、應詔極言時事、果聽斷。公委御。時論趨之。孟春貌瘠而神暢。年少通儉、每談遵場。慨然有請纓之意。然入京城傷人、或請戒戎備、孟春曰、其災爭無何、禮部失火、或問驗何書、曰宋紹興己酉、熊入永嘉市、太守高世則謂其倅曰、熊從能從火、當有災、已而果然、余無驗。從高析向耳。參政河南、治稱仁明、擢太僕少卿。老。勿。救。車。流。酒。道。傍。

以。識。焉。足。言馬政利病。求為六寺儲馬價、縣官欲取他用、
奏寢之。正德中、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十八寨、黑玀
久不靖、與巡按御史陳察征之、先是、滇有石妖蟒
能作霧助賊。孟春為文祭蟒與石。蟒飛。石裂。遂克之。又
志年月、有曰、石有聲。賊則滅。白蟒去。黑玀猓。巡撫御史觀
將節。既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尖峰。世宗元年、陞南
兵部侍郎、改立十八寨、為永昌軍民府。增長官司五。守禦
千戶所五。改吏部、大禮議起、張璁為或問十三條。孟春即
夕作十三難破之。遂與百官伏闕號慟。奪俸、調南京工部、
疾去、大禮成、削職為民、孟春性剛褊、常書衛玠之言以自

氏。讀書博而能精。善飲酒不至醉。曆法兵計奇遁、醫藥、皆臻其妙。立齋常輯醫狀、孟春益廣之、歷任三朝。屢建讜論。所著書始。名。素。垢。既家居、類平生撰述、得六十餘卷、名餘冬序錄、學者稱為燕泉先生、隆慶改元、贈禮部尚書、子仕芳、鄉為夭絕、

瑜曰、燕泉功在雲南。較之輯寧內亂。似易。頌其參政河南時。仁明沐浴。則醇良之選矣。摩崖碑存。而棠不垢。使後。世。想。見。霧。消。萬。里。時。則。所。謂。石。能。言。哉。

唐胄

唐胄、字平侯、廣東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以戶部主事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像為宋死節臣趙與珞等請諡立祠。累遷廣西提學僉事。令獞。猺。得。遣。子入學。擢。鄧。副使雲南、擒土官莽信。數係小舍趙九皋之橫虐者。諭解木邦孟養之亂。政聲大著。歷廣西左布政使、時宗室候封、常請補祿、胄以未封何祿、著為令。祿從爵始。古田鳳凰寨韋賊為亂、胄令人諭降賊。曰、是豈前吾撫子弟所就學宗師耶。咸。解。甲受質。歷陞戶部左侍郎、嘉靖十五年、議伐安南、胄。陳。不。可者八。

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討逆置郡得不償費宣宗克承先志棄之不問二也安南盛時屢為欽廉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主而嶺外邊郡外壁遂稀是數羅分亂中國之福三也昔馬援南征溪歷浪泊士卒死幾半而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平交阯定縣亂六年就擒季擴復叛延至黎利終以六靖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十餘年之力僅得數郡縣空名又況征之不得有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徒喪師損威也哉四也安南自來欵關不絕特遣臣以其姓名不符初封鄭而

拒之名為負固其辭不順五也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在四川方有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凱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於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幣藏皆輸將作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也且夫唐之衰也自玄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太倉積餘僅四百萬而田壤不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塞驛日疲運兵屢叛北頃方啟鄰徼復啟釁有意外誰任其咎七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錦衣武人尚闇於大體萬一狗任暴戾違之即今觀兵之令方下而後遞騷擾害已四出憂不在此夷而先在州縣

之中矣八也上曰晉後議事卒寢武定侯郭勛請配享其
祖莊於太廟肯上嘗加和上卒許勛尋復以靜明堂大亂
不衿肯下錦衣獄訊稱為編氏胄秋介有器識平生以范
仲淹自期所上奏疏詳核今古通大體既卒隆慶中言官
林用貧稱背與林俊吳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邱
典未備贈右都御史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
　論曰唐平侯負遠識不輕出宗教化以勸諭來不庭款
本務賞其所學頗精若夫交南之役在宣廟時以不宜
遠棄之其亂也有所以亂之也長令淩削酷權監帝視
其上而凡內地之得罪者摔不職降亦此地明以快其

而勢孰越在萬里外誰能以情上聞哉吾外之而彼不得不自外也當國者果孺有失而推所之即百世吾欣耶何害若夫世廟時遠欲收之則萬不得之道也誠有一如胥之八議者嗟海上蜓倭此固名城數十即誰能勝其任哉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illegible]河南儀封人。讀書敏記，文有英氣，詩賦雅暢。以弘治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大復、崔銑，號四杰。改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武宗朝，諸中貴用事，廷相每持正，為所構，謫判亳州，補遂縣令，召還御史，歷按陝西。鎮守、太監廖鵬素不法，痛絕之。視學北畿，兩中貴有所關請，焚其書，不應。諸用事者，後共搆之，逮詔獄，謫贛榆丞，遷寧國令、松江丞，進四川僉事，山東副史，皆視學政。嘉靖初，為湖廣按察使，討捕叛逆李見，絕其患。歷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勵諸將，平沙保之亂，晉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廷相以南京外守備被守胡公侯術皆得推用非必魏公允魏公終其身非制也請自令任滿更代上從之治為左都御史條六事謂天下官邪民玩甚矣御史務激揚按部宜簡靜省騎從止迎送屬令毋令越境參謁其於撫臣與論食副必側坐後賤毋得仍前不逆致有猜嫌上喜其領示諸御史改兵部尚書提督十二團營薦掌院事疏論在營三事一選軍一借馬一訓練十八年雷震奉先殿廷相自陳令自廉恥遠慾貪污成風漫新可以熙大自書可以通神士大夫恬退者寂嘆其拙奔競者成嘉其能要路權門終日十至一官有缺爭競百端

大小效尤。內外交征。民窮盜起。國事日非。臣奉職無狀、乞賜罷黜、以儆有位、不允、歷加太子太保、廷相主期忠直不二。奉公履正。雖利害患無為形格。嘗曰不先國慮。身奚謀。平生切戇。唯是。既而上以科臣所論郭勛不法事、下流勘廷相與勛宗、嘗共事、稍延之、久未覆、上怒、罷免、里居、謝客、著述日富、所定喪禮倫纂、今士大夫通用之、識禮初廷相有與張都諫元傑書曰、采集儀禮之教、僕不敢詆也、但禮云、遠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

突然使其親絕祀、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將且為之子否子既以變礼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為遣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不侔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主萬世之大防矣卒贈少保、謚肅敏、延揚學以不欺為先遇事斬斬人不懼博古審於用禮樂律曆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襍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稚述慎言十五篇、小言知命以來、仰視俯祭、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甚嚴不敢異議襍之、益竊附孔氏之徒云

論曰、觀延揚禮之變者處天子礼之常者處天子之父

數語議禮諸心可畫然也頓挫統繼制之餘但以杜諸口具意不純且同是一禮而用之定有時宜執兩端此至善處也夫子與宰予論喪曰於汝安乎未嘗稱古禮相須但今求諸心孟子與充虞論木曰於人心獨無恔乎當時禮制已無的據只求心慊要知古禮所重已自不同離心循執以為輔君於道是激君而甚之於非道也純臣無此矣

伍文定

伍文定、字唯泰、松滋人、弘治十六年進士、司理常州、庄剛直敢任事、常持其所是、堅與督學御史杭、督學罷、諸生輩之負重劉猶虬木行行則若也、遷成都府同知、仍以常州時、承勘徐國、奏爭民田事、璫瑾追怨、逮下詔獄、罷為民、瑾誅、徵補嘉興、時汪宣等、阻山寨為亂、撫臣陸玩、檄守閬化、常山諸縣、文定身入巢、擒梟其魁一十二人、擢河南守、尋改吉安、南贛撫臣王守仁、檄討大學山洞賊、平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不從遂見害、文定為文吊之、遣守仁過吉、文定遮入城、請曰、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

起義侯其兵出擣南昌虛而身殞為果西守仁亦喜與文定共事飛檄諸郡縣勤督壯士繕戈甲脩戰舸晝夜不休先之以誓衆奮逆破南昌賊還鄱陽文定矢石中火燎其鬚眉盡不懈擒濠詔擢江西按察使時大閹張忠從上親征恥獻馘不由己故窮搜逆黨以苦難文定文定與忤常見賜逐移病免官去嘉靖初論功起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官一子錦衣千戶尋乞休七年上命守仁巡撫兩廣守仁薦文定經畧有餘詔起為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時雲南土酋安詮方構亂勅文定提督雲貴楚蜀四省兵討之文定至詮死難平還乞休卒謚文忠

諭曰。持其所是堅。故勇。宸濠只一不是。不是不堅矣。守仁非文定。功不就。而所報畜。則武又以守仁故。大新建之學可疵。而忠襄不為新建之學。即何以並誅。不可解。曰文定所共事也。帝。意。欲。居。親。征。之。名。而。何。為。逮。盡。濠。

馬昊

馬昊、本鄉姓、冒籍為陝西人、長身驍捷、善騎射。舉弘治中進士、為監察御史、以罪謫司理真定、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桁。諸巡按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真定吏士伏闕、扳吳宜真定。勿謫。詔許之、已何蜀盜藍鄢叛、合四省兵討之、未効、詔吳僉事蜀、佐諸兵、吳並擢材勇千人、為四隊、〻立長練之。會賊逼城。吳夜出百騎擊之。賊營亂。自蹈籍。乃悉兵衆之。斬首四千級。前薄賊、〻方陣左、而伏兵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別精兵百、直搗伏。伏驚、趨左陣。左陣亦潰。於是合擊、大其捆。大破之。斬驍將方煒、捕首虜、降者

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都尚張、都御史高崇熙、欲空臨江市、以屠降賊、昊曰、臨江市。蜀襟喉。此胡可飽賊自困。獨盡節練。賊自促盡。洪州平。久之復叛、衆可二十萬、前後官兵、卒敗績、賊圍中江、謀向成都、昊以五千騎、馳中江、賊走竄、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破殺賊首廖麻子。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時餘黨尚數萬、竄東鄉山、推喻去人爲酋長、昊請於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反。爲主。不利、願發步兵三萬、携出。入。要。通、賊當。自飢。仆也、賊果以是坐寡。縛喻去人請降。進副都御史、踰歲、酋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土番爲閒。取道夜擒酋。亡驚潰。獲馬及

衣械甚彩。事聞、加祿俸。叛入普法惡、倡諸苗立寨僭號、肆攻剿、吳率兵討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小寨不破、吳行周視、日此可絕水道下也。乃遣兵據泉口。撤南方圍待之。賊眾洶。覘南圍薄。夜走。躡捕前關、又竄入、執普法惡誅之。遂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百戶。吳好功名、卒以討松潘不勝、逮下獄罪卒、

論曰、胡世寧常言吳善用兵。輕用其長。故敗。吾復用兵。重用其短。故勝。時以為定論。蓋世。窮以。不用。為用。也。以。不。得。不。用。為。用。也。曉。技。善。騎。射。威。世。寧。又。何。所。不。能。矣。

王倬　子脩　孫世貞　世懋

王倬，家本崑山，割隸太倉州。弘治中，以進士令山陰，有所書置。民稱便。發姦如神。決疑四十年之訟。囹獄為空。識蘭溪。嘗禁盜賊擒獲，則夜縱之。果然案之獲賊。下民云石盡爭處置之。初至獄，繫逋賦滿。一夕縱之。為寬限請減。賦足。以最召為御史。首糾選曹貪墨，罷之。又糾罷尚書五人。又疏暴顯貴。權奄恃寵，寄京人於朝，勢傾中外，議者劾之。一時稱為剛直。出按察貴州，撫定承奉囂，致黔寧侯。移雲變擊殺梗事所得。擢廣東按察使，難罔歸。乃從江西討崖賊，撫平之。不肯以意積逸，遂拆置其疑。勢數有能者。再遷至方伯，討賊財貨

賊、免其情偽。已而致運成都、衆議火其來路、傳曰、是示之以弱也。嚴陣以待之。賊渴不進。時餽運勞、夫疲、乃備值隨近結之。單與不之。甚使者責馬三萬、令自馬畜歸捷。毋為賊所得。賴以應。無失期。進都御史、撫蜀內、值大亂。不待報。賑之。因邀我稗將袁、禧善出、師討之、諄白、圖形伺我。而知東。入載殷伏。待之。果大獲。監軍御史以為不深入劾前錄、寘不受全、詔弗罪、遷於部侍郎卒。子忬、嘉靖中、以進士、授行人、甫拜御史、輙疏上、白皇太子出就外傅。當罷以古教世子者三事。上為嘉可。時頗任東宮宗興等、以訊察忬以為輕其權以與人。彼挾輕而重用之。所謂非其人而

荷加人之罪，加人不可，加人以非其人，其為顛倒是非，清濁名實，為害更甚。屢疏爭之，上亦開納。出按湖廣，一揩礦所及，墨吏豪猾望風悚息。時中官廖賦、孫承天肆焰，与約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百姓者，吾請下貴人。貴人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得問舍人乎，不及貴人。改按順天，虜大入古北口，忭請堅守通州，虜不渡河。超擢僉都御史，請築外郭，毋使虜入而民餌之。請設總督邊防，增修通州二城，俱報可。倭寇海上，以巡撫提督浙閩，火橫嶼賊巢，俘馘三百，已邀擊諸洋，亦俘馘三百。出指揮盧鏜獄，大敗賊魁蕭顯，移撫大同，以邊功晉兵部右侍郎，擾虜南塘、黑衝

峪、及大石溝。改右都御史兼兵部左、減防秋騎兵六千。招夷漢一千五百户。會酋新愛、深入潘家口、肆抄掠、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鄢懋卿、言忬病悖、不任事、逮獄、相嵩子世蕃、取獄牘削去功次、竟以失律論斬、後嵩敗、子世貞世懋伏闕陳冤、還故官、世貞年十五、常詠寶刀詩。見者驚嘆、弱冠、成嘉靖丁未進士、補刑曹郎、与李于鱗諸子相倡和。名籍公卿間。在官益博該。于昭代事實。尤所留意。所著述直追馬遷、且有義存、而于吏事尤膽。部獄輕重決遣。不數日而辦。脩兵青州、申飭條律、凡期年盜散。坐父詿誤、解綬歸、草廬幾十年、薦補大名、定婚喪禮。節其侈靡。均徭役。不至

為真定曲承也。移桼改浙江、吳興災、募民入粟給冠帶、且
請改折、得濟饑粟四十五萬。歷御史中丞、出鎮鄖、與江陵
相居正弟謂善也、解歸久之、補南大理及應天府尹、皆不
赴、歷兵部侍郎、刑部尚書、每以浮言嫉去。世貞才辯敏給。
摘發奸宄若神。鎮鄖時、驛報樂平王次子、祝髮為僧、奉高
皇帝御容金牒、騷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守正條例、不得
離封。走陽翟。蹤迹之。則平涼人賀祿者、以房中秘進藩邸
間、崇王遂賜以撥轎紅杖、而奸人李汝貴等贊之、偽為王
子行奸。咸正法。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校閻某、
欲貸其死、必出之。新鄭高拱當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拱

疑之。而江陵欲引世貞自近。會荊州地震、世貞引京房之占、曰、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王生者。謫爭邑令。為江陵婦弟。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以是世貞宦屢躓。不能媒席于朝。世貞萬声氣。以意于筆札緩急人。不厭煩複。于忠孝節烈。則尤亟口不置。常請崇文廟。襲配享。有云、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棄衣冠廊廟之末。則世之醒齪卑比。招搖門户。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居喪有禮。家無姬媵。父貲庵義田千畝。倍拓之。所著有弇洲四部稿。續稿。弇洲別集。觚不觚若干卷。其特為官寺錦衣立志。則已知明之所以衰也、弟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號墻東生、以已

未進士、除南禮部主事、公餘肆力古文詞。歷尚寶丞、与故人蔡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會有忌者、出參議江西、督學八閩、得李光縉國士、是歲冠省解、有文誉、歷南京太常少卿、病帰、不起、詩文踔絶。追古作者。工行草書。性嗜山水。所至必有以紀之。所撰若干巻、通名曰損齋集者、

論曰、鳳洲良史才也。所指確可以自為南面。或稍追摹。為大司馬執鞭矣。樂推于鱗而過遜敬美。是其謙也。世傳世蓄有所請什藏古蹟、鳳洲贊賞者以應之、以是大恨、顧家世鐘鼎。才情金石。衆望所帰。敦行。其志。未免。長忌。哉。有。然。也。以。文。采。著。見、其。亦。不。得。已。夫。父忬當邊、若而

嚴氏形色不竟厥衛世以比穰家父子或饒過之若夫

祖司馬之手錄則也以知兵世授者耶

熊天叙

熊天叙、字子惇、山西榆次人、舉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布袍蔬食、誦律讀書。決獄明允。出知寧波府、政事之暇。修明理學。洽行為天下第一。超遷應天府丞、駕幸南京、尹病天叙獨辦上供。多所裁傳。初權倖希旨、預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未及三日、死者數人、餘多菜色、天叙勸令親戚領養之。候上按籍而求、弗得。會江彬生辰、請公伏地稱賀、天叙長揖而已。彬怒、以之、察其素、曰、熊公真君子也。嘉靖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改鄖陽、又改甘肅、擒解回賊之入熊山冊者。興復屯政。除額外之科。進副都、巡撫陝

西、兩幾國原出調度、勅前百有九。歷兵部右侍郎、卒於位、楊撫陝西、會中官以織造至、御史謂關中疲敝、請會疏停止、天叙曰、遽言之。上未必聽。遲至秋冬。極言。此中旱。災。請賑。上。必。惻。然。因。織。監。果。如。天。叙。而民得稍甦。及在部時、御史馮恩論死、旦夕行刑、有大臣可。欲具疏救恩、思以謀天叙、天叙曰、無。益。也。君。自。欲。成。名。則。可。耳。必。欲。活。恩。當。請。要。路。使恩出自上。可以緩誅。已而果然。

論曰、爭出得諸明君。而必行吾之直乎。臣。直。名。而。國。事。可。危。矣。理學諸臣。率不解不可則止之解。止。者。以。行。也。惟天叙可當此議。嗟。明。季。何。成。名。者。之。多。哉。

陳察　纂華

陳察、字原習、南直常熟人、母譚夢斗間氣下薄體、落而視腹。有。赤。文。曰。為。已生察、嶷然莊整。動止自若。正德中、以進士授南昌推官、為御史、時中貴璫擅、而察特譏無所屈。以坐罰輸粟還、百五十石、璫後伏法死、而義子寧彬復媚處、察力爭之。不得、移疾歸、可九載而弟冢以進士免檢討、亦歸、尋起察守故官、會寧王宸濠反、上擬親征、嚴中外且發、察抗言阻駕。上為不懌、奪察俸、乃出按滇、一。罷。青。蠅。布祀集。二。吏。伏。節。而已。岳守而下大懾服。畏吏率先解綬去。逆輕身周行胥隸。微刺民間得失。滇中銀鑛非故事、幸臣請

縣官擅而權之、察。持。不。可。曰、此。兵端也。竟。罷。議。金齒帥沐嶽、挾中貴人賄而營、繫。劾治如律。常疏國本、畧曰、陛下之理、先帝稱尊十五年矣。先帝不幸棄群臣。卞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下多御嬪。壯未有子。群臣心怦然。竊慮萬一。宜蚤定大計。擇親賢寘禁卽。端良之士。屏翼左右。陛下固萬壽無懌。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不報、亡何帝晏駕、世宗入嗣下、詔求直言、而發還囘滇、數上書、陳君德與草數事。復出撫蜀、請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相唧發刺骨。謀格不下、然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具如察語。内艱歸、再入爲御史、給事中楊言

以奏留大學士費宏得罪、罹獄備五毒、察上前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肯聽、場揚言地下。衆錯愕引避。而上連日攝察。察不為動。退復與羣爭之。上因寬揚言獄。弗誅、十二年、歸侯勛、方挾幸為奸利巨萬、察時監軍事、發其隱。請立賜罷。上令勛就謝私第。久之、稍遷為太僕少卿、察奏辭、薦代人、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人、坐謫潮屬邑教官、移信州倅、歷外藩臬、久入為光祿卿、改左僉都御史、撫南贛、申先撫守仁束約、定保甲。繕要衛。勤習技射。捕鹵盜。邊巡乞骸骨歸、益讀習濂洛諸書。希潤外事。監司歲時行部、問遺察。察未嘗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井也。察又多

吳語。刺刺是非。則戚逡巡避去。所發生平不二衆。疏內分日而食。冠衣被亡慮。弟子令織以絲縱。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觀以不堪。或相率摘訾。察非情去。嘗損私田三百。為邑計生助貧。曰吾異乎所以益子孫、修者。而弟寬、字原大、以進士庶吉士、為翰林檢討、大內災、寬上書、先皇帝未報邑而起。謁上帝。已復告於後。來朝群臣召對。以聞考得失。癸必躬祼獻。終始十八年。即亡以寒暑小故廢罷者。今索何獨嚴法服。謝拂士。縱狐之衆。且帶翱翔。而射地大鹿之墟乎。請修故事。擇進居賢者。置邸中。上一旦有予。令還閣無害也。家所上、發奸人謀。又他條、絕逸慾。禁横斂。正法度。

節濫用。語多觸。上故不省。奸人挾帷中。下案奏。每半歲條眾議：：不自擇、謝病歸、嘉靖改元、召原官、預修獻皇帝實錄。請復古。左。右。史。記。言。動。之。令。他日。纂。與閣。是。念文皇常下金陵、請。緣。故。王。孫。像。者。家。入。賜。一。傳。痕。壁。不。換。庶。邦。心風。示。永。永。不報、叅經筵講官、宮中有妃之戚、或謂且罷講、案言入六事以儆故。廢大典。上曰善。時大禮議起、衆曰非不從。諸君貴。吾獨憂吾身後耳。乞南國子司業、務增城湛元明之學、會兄叅論潮、移病歸、薦起為國子司業、大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為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仍王者非當、累持不可易、俄起

拜南京國子祭酒、上所論次大學章及勸上進德勤政。戒
土木。省齋祀。上覽書善之。已而助教劉世龍、上封事、多所
摘忤、徽下獄、或疑寘為之。寘致仕去、
論曰、容頗敢言。武廟時家食為多。以罷饒布袍行部。自
足奪天子所向。然。而。懍。帝。眷。在。朝。無。忤。式。定。郭。者。第寘、
不贊大禮、移南國子迹嘿容頌、陵主劉助教封事。亦進
思補過者歟。非竹實不食。非高岡不棲。世。稱。鸞。鳳。天。已。
署。晉。賤。何。辭。

劉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湖廣麻城人、少朗穎、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達楊文恪好談理學、當世楷模、奇天和為文、別以古人期之。二十舉於鄉、正德中、以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徵拜御史、按陝西、陝鎮太監廖堂恃其弟鵬錦衣相表裏、為奸利無數、及天和當出、鵬候郊中。鵬為堂請假一面。天和正色不顧。既抵任。首捕堂不法事。於衙飭端司。無曲徇。堂砂。又縛堂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引罪、則謗書陰上。鵬以其校卒奏詔逮天和、而堂使所親信伺嘗華、且啗之利、求甘心天和、於是吏民慟哭。擁車後數萬人。車

事而知不得發杖者至括挺行求堂撤移之堂悉杜門引避有張傑王倫等十人相與營衛為盟護天和所過舍傳必過視食必先嘗堂前秘遣尾天和者不得間已下獄李臣寧入鵬喉百楞擁羅之不得於是言官連章入救出為金壇丞亡何進為其令權同知蘇州時大盜湯七九等起孝豐山中且肆掠臺臣以天和謀勦平之進守湖州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副使督學校乞歸養久之仍故官皆陝學期年歷右僉都御使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所以當興者五以次報可改督諸邊糧餉復撫陝西甘涼鎮守中貴人當武狀諂罷之裁損守令不經於貴者

三十餘事、出師平洮岷，數當以十二談。撥甲有三百。兩信之。已又平朔店大盜。殲其魁。移封漢中妖賊。悉殲之。進右副都御撫陝如故。內艱歸、起總理河道、天和作[illegible]花。設舟車爲撬撲、撈泥盡得其利便、濬浚以收、導濟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尾等諸山達南旺河濟。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歷兵部左侍郎、仍兼右副總督陝西三邊、中衛未。貴儲峙。廣埤塹。選鋒銳。餙甲械。士氣益躍。明年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又明年破虜如丁酉。所上級至二百有餘。築墻自定邊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亂溝澗六十里。

則因山為塹。輿武七十里。因舊跡精堅厚守固。以功歷兵部尚書、都御史如故、時虜吉囊二萬騎、至定邊、屯於墻。不得進。詭云北搶黃毛去誤我、我師少懈、乃潛鐵騎、乘守者醉、坎而登。衆潰、遂大掠、入抵固原。天和斬醉指揮牛斗鄂鄉及五總旗以徇。會溪水亘旬日、虜弓膠解。馬饑。劉清野無所得。狼狽且久。天和調其諸路兵。授方略。而身率諸將任勝周尚文夾攻。大破之。斬首四百五十。并獲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其。餘衆遁出邊。營東勝者大同邀之。斬首九十。營賀蘭山者。莊浪邀之。斬首百三十。寧夏邀之。斬首五十。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戶、世襲、入為兵部尚書、

從竹園營、為言者論罷、歸二年卒、謚莊襄、天和生平歷膴仕、故田廬無少益、人有感恩者、遺磁器也過、器精、却之必不可、作之、曰、非吾好也、

論曰、相傳述理以天和同姓、且服之、接以宗人、剌不報、又真人閻仲文嘗以感屬禮、遂剌逆天和、天和向、使同典、若知、非、感、識、知也、死之、乃其得歸、仲文與有力焉、而究不足疵其所學、

張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建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與郡同年陳琛、林希元、潛心講易。上寢疾豹房、與閣發科起武宮暨外朝、俱不復入視、岳抗疏、請閣部大臣經筵科道各一員、每日視藥與居、可消群疑、並杜意外之變。不報。宸濠雖作、諫沮親征。被杖負創、幾不死。謫南京國子學正、世宗朝、補主客郎、時議禘祭、岳請主望初祖位、毋傅會先代某祖為重。與閣臣孚敬牾。上卒從岳議、坐是出督學廣西、改江西、務是學。稍變良知之解。貶鹽課提舉、轉廉州、安南不貢、將觀兵、侍郎唐胄諫不聽。岳調六不可。上必兵之、

岳與背撫蔡經議。先之以撫。莫首梅榴。然時分守欽慶受其降。征崖蔡破羅活大巢。黎北以次而定。論功擢僉都御史撫鄖陽、改江西、為相嵩黨延懋棲。及相言壽藏、有司議大賊民兵同是須輸金為之耶。賴我省逃半。以副都督撫兩廣。封川賊張公榮等、稱王叛、岳起擊之。凡獲三千二百有奇。賊首就縛。加兵部侍郎、進撫五部。里隆等處。克賊一百九十四圍。獲級四十八百有四。盡拔魚窩之險。縛賊首韋金田。於是古田諸苗。輸服如編氓。以刑部侍郎、留任鎮賀連、尋用兵斬獲三千三百有奇。賀連平。久之、楚黔湖播獄、出總督川湖貴三省治。而楚服田應朝者、除陽須覆。

欲專鎮溪流官叩、於苗攻歷江石阡內背、當事遂欲以苗事付應朝、兵抗言不可、怍當奪一官、執益堅、竟擒應郝獄死、平南陽賊、俘馘數十、不能許保者、後以殘苗起化思州、討傅之、并新吳黑苗、二省底寧、以積勞卒於任、遺疏、三省總督不可撤、惓惓禁奸民、責士官、二語、詔後右都、贈太子太保、謚襄惠、嚴氏擅政二十年、制閫不上一錢、得完聲名、佳士、一人、與鄒守益、歐陽德、郭持平、羅欽順諸輩、辯論理趣、凡一切談說性命、指為龍藥、荒誕、排之甚堅、所著小山類稿、任苗錄、交南議、惠安誌、所輯禮經聖學正傳、歷代兵法、恭敘大訓、戴道集、若干卷、

論、曰、淨峯武功。與王文成時。皆以講學得心。似不足伐界其所守。龍單荒誕。語似太過、然不上一錢。攻府而出。名。故今文成。沒後。身議其後者多口只

陳九疇

陳九疇、字禹學、山東曹州人、善騎射。多權畧。正德中以進士授刑部、郎錄南獄、官瑾責賂不得、謫陽山令、瑾誅、歷肅州兵備副使、會土魯番、挾哈密索幣、九疇請絕貢彭澤勿與。澤竟與之、九疇語都御史劉彭曰、彭公全失重寄。徒效狗宋故事。賊辱國。已土魯番果責幣、不如數、復犯肅州、遊擊芮寧戰歿、九疇收捕番諜巴思等、殺。之。以絕其內應。使人構瓦剌襲番、大破番落三城。番乃遁去。朝廷既收澤、并坐九疇激變、當死、免為民、世宗即位起、歷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復以二萬騎寇甘州、九。疇。陰。略。番。為。

間內外夾擊大敗之追至肅川、斬其將火者他只丁而部下且言滿速兒中流矢死王瓊使錦衣千户王邦奇、劾九疇坐誣妄論死兵部尚書胡世寧、言九疇忠勇足任土番所忌惟九疇罪九疇是爲土番賀戰勝非計乃戍邊不復起初彝人見九疇登陴睥睨從上射下無虛矢盡指走號爲飛將甘肅人建祠祀之晚年縱誕彝酒常宴客不給輒從一時弓矢、出舍外數十里必有所獲而歸爲酒斛

論曰、甘肅之敗不由九疇故九疇得復著績肅州補過多幣土魯番而賄番內應而肖川賄然而得大殊矣部武定高㳂、晏稱其阻矣曹將大謀辭俯顧而流矢滿速

之報。不坐以誣妄。於是彭澤復起。而九嶷獨忠。而當任。
欺。而舉。措。殊。何。也。

唐龍　王憲

唐龍，字虞佐，浙江蘭溪人。正德中進士。為郯城令，以治行高第，擢監察御史，按雲南，參將盧和故嘗以怨殺人，繫其屍獄不決，時復賄賂嬖人錢寧，囑勘吏，以無辜為解，龍不許。土帥子鳳朝文，得罪，賂錢寧金十萬，乞免罪，覬襲職，客為遊揚寧指，龍亦不許。改按江西，時當寧難，京軍援擾，龍固請回鑾。恤荒飢，表節義，俱報可。以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先是，王瓊奏築花馬池諸墻，捍虜。虜卒不能大入。龍復補塞其缺。缺數百武，輒立一墩，墩添兵戍之。未幾，虜果大入，總兵王效以萬騎緣墻拒之，不得入。虜別從軋潴澗入，龍

得以前調諸路兵大敗之。斬首兩三百五十。會有忌者、使賜龍金幣、後歷吏部尚書、累加太子太保、卒、

王憲、山東東平人、以進士御史按吳、振風紀。會署解去。正德中、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撫上南畿、料儲時無缺。改尚書兵部、坐事罷免、世廟特起右都、總制三邊、嚴約束。第厚賞募間諜。得同兩所闌入。預設。伏。擒鹵首鎖合兒伯通。前後共斬首三百餘級。獲馬五百二十二疋。加太子太保、還贊西務、台理都察院事、以人言奪官、復起任兵部、會大同亂、所規畫與政府不合、乞歸卒。

論曰、龍與憲皆可以大見武略雄諸邊。而不無內忤。故

所就亦止於是諸不內忤而武略大見則又以不內忤耻之然則如之何而後可

陸完 兼孫子

陸完、字全卿、南直長洲人、正德中、閹敵僑上命、括奇貨江南、氣灼烈、遏蘇常、建究諸生、諸生擾。競擊敵走。當事首諸生。完。狀聞。旣撫三怨、列敵罪上、遠還。敵。完後舉進士、謁選怨已為尚書、曰是。故。前。擊。閹。敵。者。我。可。御。史。為御史有薦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盜劉寵晨等、亂山東及河以北、詔建都御史馬中錫下獄瘐死、而完身自請代。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馳臨清。廣召募。申約東。州。縣。官。大。守。如。遲。將。失。機。律。論。死。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賊楊虎於德平等處。大破之。俘斬千六

百有奇。又廢柗棐子岩及大名府。斬首且二千。俘百五十。前諸路兵。又不下千計。時賊分為兩、暴河北者、為劉寵劉惠趙燧業、其擱河南衆、至十三四萬、上更勑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率奉兵擣之、河南賊平、言官乃獨論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邀賊安枝黨。斬首捕擄。共三千九百有奇。而賊隨敗隨聚、燒運艘、掠臨清、卻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嵩淺坡、時董大鉄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且十萬人、合圍賊。移日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有餘。傷死四千餘人。而賊考名等、獨挾驍勇五百騎、潰圍出、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雞犂尼關、險不得通、復

聚兵數千渡河、南躪荊楚、奪據瓜州、掠通狼山寨、完籌
道絕水陸道、指授諸將、載盾忍行。四面咸一時仰山。鎗礮
俱上。賊不能一面禦。大潰。劉寵等先後赴水死。齊彥名。斬
首且六百。俘三百。溺水死千餘。還朝、加太子少保、右都御
史、與世襲錦衣千戶、後累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兄與
楊廷和、皆比錢寧臧賢輩、而王瓊。周。因。之嘗。結納。以走閹
渴用。素孫子棠、字茂明、一字子滌、以進士選庶吉士、補給事
中甫三日、會朋壽急。輒疏。言兵要。并及上下塞機。宜返見
盡所欲言。且請廣所採擇。老成識內、新閣諸臣所以挫敗之
哉。嗣論鹽馬、謂仕人權重。且以輕目禮焉。有免舉其職者疏

教都御史淚、并見杖、彈桂方責備、退。論之謂學殺以議孔
蒙恩。寵極矣。剛愎自用。窮威命。市私。無秦之恩。夢以賄聞。
尤信汰。進私人。獨亂朝政。語嗟加上。主眾手疏、讒等職凡
疑名早發、下之吏、已上聽啓。蕉、輜言、循由學殺而禍累至
御翔、凡挂累而觴張桂。如行人岳倫王淮。皆貶。方桑從本
奏。茂為之援。果謝曰。既以出身為國。切地顛矣。已稍畏恭
新余、有無政。患足及人。請歸養、居鄉有愚礼。親喪、哀不勝、
疾卒、董使者薦凡三十餘上。不如出。
論曰、當時皆以走閣得用。勢而成功。亦以此。全御使奏
與眾賢惜。所呼不應。衆射者之。古。有。勢。危。左。右。而敗。功

淵小者乎決弊寵以行雖中材亦稱全節之謂矣相傳完按汴時道見盡忠報國碑遂謁鄂岳祠夢武穆与語謝不甚揚相樹而加崖張作徵仰視神面有四淚早起叩謁祠像果面戰有四為新其祠然則武穆獨完非治致之人耶梁則直節見忍不獨克其所難為矣

又曰相傳完在江西按察時寧濠無道乃當書兵部廖偕書陵諫衛兇以祖訓辭濠乃走賄臧賢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內閣寧如得為吾江右患嘆頻矣未寧与完乃楊廷和三月之望內閣例讀券蹤下中官盧明傳諭只請楊師傅諸東閣不覺動勞有告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在与嘗業言官文章不擬按此非抵完

一人主為之矣夫至尊野燀前星未明萬一博浪椎及寧得從容

祇迎安陵無他患乎完之意未必非王龢建初義寧牆之衛慮也

楊廷和亦贊議徹云何

汪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也、舉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曾詞臣舒芬、以諫止巡幸、外謫。應軫亦在謫中。出知泗州、泗民惰、應軫首勸夫耕、為樹桑。募訓婦蠶。漆變、武宗南征、中使橫所過州邑不堪、應軫帑遣壯士百餘人。紛。舟次。呼。譟。突地。中使。愕。莫。知。所。御。應。軫。故惜之。此豪民。撟。思。亂。也。應請夫速乘其舟行。頃刻百里。出泗境。偶即南都、中使致御應軫檄、撟旨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旨。向。募。桑。婦。十。餘。人。御。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寔。於。治。化。有。裨。詔且停

止。世宗登極、召還爲給事中、加俸一級、猶以諫止先帝南巡事見旌也。山東礦盜流入河南至考城、殺指揮趙泰等官三十員、上呼大臣問計、應聆言弭盜之策、大畧不過知之、勝之而已、知之在擇將、令而勝之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閒糾告姦四也、明賞罰勸士五也、分首撫降六也、與衛所不同。衛所逐之境外而已。鄉盜而縱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以定例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體坐罪。上可之。踰月盜平、出江西僉事、自免去、已又薦起督學江西、外艱歸、遂不復出、晚歲陶情於酒、比年、鄉人假請節

例

私謚爲清獻先生。

論曰。冊桑婦應詔。請納枚宮。子。嘉。以。諧。諷。止。郊。詩。所。謂。戲。謔。之。不。虐。有。惟。是。不然。圭璧金錫如武公。而以桃達終之手。高呼誤關出境。亦即宦尼微服脫衆之辭。四是。不。可。與。莊。語。也。

翁萬達 張岳

翁萬達、字仁夫、廣東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為梧州知府、威惠大著。督府材之。時安南莫登庸逆不共命、詔南征、陞萬達廣西按察司、征南副使、時龍州土目趙楷、向武州韋應、憑祥州李寰、三酋皆篡主自立、素通於登庸、萬達曰、使我軍深入、擇此輩為登庸耳目、是見危道也。先三酋。檄齊屬以便宜、於是招賊黨思明土舍黃朝、擇其罪、擊。結之。使內附朝廷、械韋應詣萬達請罪。而後遣入、誘趙楷。天子。將有事南裔、足下以眾至、可立致高官、楷果以千人來、萬達佯與款結、伏壯士執之、曰汝罪無赦、死。汝官。而子

楷曰、楷死而監軍不果官吾子奈何、萬達曰、有如日、楷書諭其黨曰、亂無益也。可善輔吾子。存趙。遂杖殺楷、而育其子匡為州刺。於是遣人徵兵憑祥。襲罷執之。萬達閑於督撫且曰、威近可以襲達。日者浙藤峽請蠻、毋以投旅為尋常、今請兵、用峽蠻先聲以奪宄人之氣、亦一奇也。督府疑之、屬兵五萬、萬達分為左右兩軍、搗其巢。斬首一千二百級。進羅達山。餘黨率其亡孥叩首歸命。登庸聞之大恐。尋陞萬達浙江右叅政、督府疏請萬達始終安南之功。詔改廣西。萬達行邊、過豐門、虎傷其卒、死、萬達為文告山靈。使力士操其穴。射殺七虎、效其一。軍中譁曰、罷虎勿縱。有如登庸已

丙癸廣果望風懾。素衣。面縛。叩。鎮南關。求。降、上其安南國王印。歸欽州四峒地。萬達執筆大書。曰、聖天子以好生為德。待爾不死。登庸稽首稱萬歲。安南平。陞四川按察使、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萬達首。請。修。築。邊。墻。長一百三十八里有奇。壕塹如之。東連西河。西接靖虜堡。緣墻為堡七。墩臺一百五十有奇。分兵置戍。聲援聯絡。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俺一吳尋酋入犯、萬達徵書四發、疾馳四五百里、自督各軍迎擊。別製大炮、有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數種。一炮當酋數十騎。酋大驚、以為前未有也。大同帥周尚文、嘗與酋戰曹家庄、酋騎十萬、尚文僅以萬騎

為所困萬達以四千往援弗不及會西南風大作萬達命
輕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虜望大驚愕大師且至
解圍去吕入為兵部尚書外艱年虜入大同塞殺總兵
張達薄都城上下兵部尚書　奪獄起萬達代之未至
輔臣嵩坐萬達觀望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守易州
明年大察嵩為民又明年起為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謚襄毅時有王邦直磁州人初為諸生願棄矣萬達命參
將張鳳出討幽州直為贊議鳳戰死鵠鵠奚邦直持大刀
三十斤腰鐵上斤重死連擊殺數十餘虜卒贈都指
揮僉事廕一子磁州所正千戶

論曰余　胡兵有三十餘萬盛近褻遠此餘之大者也而當時録安南　及此仗以曾伐遠因交南而交南之耳日應之即不　必登庸就款乃及藤峽等是先難而後易也何以先易　難者亦易所差豈尋丈哉也柴之計與昔蒙馬虎皮一例是誤之以形耳云

馬永 杭雄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泰、鎮番參將、永機警、善騎射、襲父官、正德六年、從征流賊功、陞都指揮同知、尋令千總隸江彬、練兵西內、移疾不出、彬強起之、稱病篤曰、吾不能為天子弄臣、守備遵化、晉參將、戰南柏崖堂、及白羊谷、皆捷、充總兵官、鎮三屯營、聽左翼衆市、而取其饒健甲人膺上選、欲出喜峯口、叩馬力諫、上按轡熟視久之、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把兒孫、邀賞入犯、永迎擊洪山口、破之、陞右都督、嘉靖初、復敗爾青山口、把兒孫自是斂順、願保塞、大同軍亂、力言不可撫、以啟邊心、

又請宥諸言褫謫罪者。嗣言陸完有平賊功，乞以已官贖其罪。錄用其子。坐奪總兵、寄祿南京齊府、十七年、後以總兵征遼亂、搗鹵巢。凱還。再征遼亂。轉左、卒、遼。人。爲。罷。而。哭。起過。漁。陽、漁。陽。人。亦。哭。兩鎮皆爲立祠。永善詞精鼓伏。擒小、賊捷而去之。或求監米細故。隨使分給。閫故是而戴之。與士卒同甘苦。知人、所與拔蕭陞、劉淵、杭雄、皆超列校至方鎮。雄字世威。先海門人、以總旗歷功、充遊擊、略定哈密。大破閫奇嵐。歷都督同知、管京操老、巡邊大、佩征西前將軍印、節制陝延寧廿四鎮。廕錦衣千戶、還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謝事、卒、雄嘗逐賊。涉。河。陷。水。中。斬。其。鼓。哭過大敵。傾

兵狼解焉獸為變嘂射坤之歸解衣脚溺迎如泪中飛矛

不自知也函閉其名異之

論曰、禹天錫有儒者兄象不止還功相傳永和不和釋也

氏春秋故大義白拒内禄止怨邊以豈負劍之口取歸

辭至於請肓言孔罪田則仇響之所以着市春者永賴

支之兩藉立曲詞與果未九還何如哉而抗征西忘不負

所知

馬芳

馬芳字德馨、陝西霊川所人、十歲繼母虐棄之野、鹵收之、稍長、善騎射、俺荅出獵、有虎突馬前、一發殪之、正德中、俺荅曰芳屢授兵、澤間歸隸都督周尚文、先登督府郭宗皐召問方略、對曰、廣耳目、屯要害、固戰而御之、即以寡當衆可勝、致懸賞、遇當出、不惱而捲之、可以徙其郡、善之、從守張滲、夯鹵數斬馘、世宗朝以指揮僉事、令救紫荊、射前鋒中股、再射中目、鹵敛去、還救劉家營、敵望其旂驚、累功擢副總兵、追鹵金城中、流矢束退、斬首幾三百、到三甲首、救督府天城、敗之、改督建昌、大攬界嶺口、生致梟騎六人、斬首

七千餘級。論功世衛正千戶。破虜大同。及黃崖。斬首一
百餘。獲馬千二百匹。移宣府。馳突山西七捷。晉職二等。擢
李賢之敗。代總其軍。善亭障。明伍候。討軍實。歸老病。勵閒
健。此然全湯之固。嘗使健兒偽為婦人裝。出市賊。賊眾驚。
之。短兵出盡。擒獲之。虜寇紅門。漢法圍陵失守。坐不救。敵
欲以此敗芳。芳從一卒。前遇虜伏。胡語導之。虜疑不入。黃
台吉攻蔚州。為三代患。而廖之。斬三百餘級。再戰。俘二渠。
戰。獨石亦俘二渠。虜恐知。乙業黃台吉於東城。以三百騎
當十騎。閉壁。假旗鼓。疑之。虜不敢逼。援右衛一再勝。多斬
獲。復敗之於柴溝。歷世錦衣正千戶。改鎮大同。四破虜。景

後戚寧海口之捷。首功五百四十六。黑山之戰。首功三百。
前後獲馬逝萬匹。以互市畢議、坐罷。後以招降功加任子
官一等。萬曆初召僉書前府、後鎮宣府、卒。芳沉鷙。有謀略。
目。不。知。書。身。經。九。十。餘戰。未嘗。敗。衄。造。請。儒。生。恐。後。子棟
官晉帥、林遠帥、

論曰、時去二祖遠。閫閾乏精難諸戰。言之口咋矣。吾
雖馬總督石帶声犯亂。無敢規撓。百變不撓。有以山
懷遠之在宣廟中。

石邦憲

石邦憲、字希尹、清平衛人、正德中、為四川都清守備、時流賊合思石苗民、叛江村囤、邦憲偽與平、以軍中少牛何全稱千戶賀之全撫勦、如單從高崖數千仞躍下、一鼓平之、苗盧阿項等、叛磨子崖囤、編筏通崖、賊乞援播州、邦憲曰、吾以水西亂楊烈、自顧不暇、何能援人、時二月沿江菜未花、令曰、吾三伐敵、花開圍下、敵果花、果盡開、又豎竿百步外、令曰、吾一揮中竿、圍下、果中竿、一軍奮擊之、銅仁賊龍許保、吳黑苗等、據六龍山、大犯銅仁、楊系將以招撫被羈、邦憲怪苗驚曰、石虎來也、退間道襲破思州、陷石

阡府、邦憲大破之龍塘。追至董苗山。斬首千餘。閩招吳來格等內附。已而許保擒黑苗投荊。賊平。歷功陞右都督、廕二子、卒贈左、

論曰、皆恃力也。而使氣則入。希尹乞與令行。李賁之欲石相。非力也。風鮒毛。曉。豈知其能拔木。飛石。卽凾哉。

周尚文

周尚文、孝宗朝、為陝西後衛指揮同知、歷功以都督僉事佩征西將軍印、累鎮寧延、提定邊沙城。歷右都督、出鎮大同、墾田脩堡。斬吉囊子滿罕。累加太子太傅、蔭代府允妁反誅。嘉靖中、虜犯宣府、總督翁萬達、號尚文代將宣府兵戰虜曹家莊。擒賊。殺賊。其馬。大敗。虜。斬其首。四功數十年無與比。加太子太師、病卒、尚文功掌後府時、嚴世蕃為縫歷、侵棠炭銀三百兩、尚文發之。以是忤嚴氏。其家請卹不報、給事沈束代為請。廷杖逮治、明年、虜薄都城、檢討趙貞吉請追獎尚文功。賜祠祿。後釋沈束以作人心。尋亦外謫

尚文讀書通大義。御下同辛苦。能出人死力。善用間。每覘突陣無不勝敵。稱飛將軍。然性高亢。善持人短長。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諡武襄、

論曰、能犯分宜子世蕃。何難吉囊子滿罕。給事沈束代為請卹。亦彿飛將軍。

王龍象傳失

劉顯 子綎

劉顯、字名世、江西南昌人、舉材官、立功蜀中、得為將領、平九流橫江白草松蘿行布等洞、嘗以三百騎破獠蠻入、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首[illegible]馬首潰圍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江南、每戰謝介胄、裸單衣、為士卒先、倭犯淮揚、奉檄往援、陷陣、殲其魁、伏起、逐北、盡焚其舟、陞都督僉事、提督南京振武營、營亂已、移總兵兩廣、追捕賊首張璉林朝曦等誅之、倭陷興化、以七百人扼其勝勢、合六師戚繼光、共破之、歷鎮江南、淛蜀、都掌蠻據九絲山作亂、酋阿大阿二方三、竊弄名號、而阿苟齊、據凌霄城、羽翼之、江陵柄政、以備

顯々計擒阿苟。凌霄下。并縛么兒。戮斬阿黑於都々城。又以計離三酋。象兩。細樣上九縣。三酋各竄去。別獲阿大躪二酋貴州大盤山。繫之歸。斬首四千六百有奇。得酋工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獲漢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還。陞左都督加太子少傅、廕錦衣世襲、即其地立興文縣。建德所。總兵々備各一人鎮之。顯奔官、子綎襲、綎字省吾。馳盪先登。嘗擊倭朱家尖。化茫蛟。波湖。溺倭死千人。從攻九絲平都々寨。以副總兵代父鎮蜀。萬曆二十一年、倭陷朝鮮、從大將軍出援。綎以禦倭總兵、護王子光海君守全慶、是時倭據朝鮮者七年、沿海盤結為三窟、清正者屯東路、蔚

山行長屯西路、為順天、石曼子屯中路、為望津四川、綎當西路、偽約行長為好會、令義如綎都御綎而綎伺、將半酬伏起、行長果縱數日、綎疑綎、行長竟脫去、旋以巾幗遺綎、綎怒、舉火夫子、燒其二十艘、久之、平秀吉死、國中亂、三屯撤去、論功晉都督同知、從攻播逆楊應龍、事在應龍傳、應龍曰、他兵不足慮、惟大刀劉與水西兵差介慮焉乎、為首功、擢左都督、蔭一子指揮使、尋征雲南蠻、復三宣六衞、生擒岳鳳父子、獻俘告廟、再平羅雄、誅繼榮、破武定、殪鳳騰霄、遷督陝兵、征臨洮火落赤諸部、襄剿百戰、未嘗敗、四十年、建南保獎為寇、渡瀘水、冒瘴深入、粮絕、至煮草以食

奠關洞槽雪峯諸路斬級二千三百有奇會有飛語謗經奪官將吏空腹繳璫三載乃得歸未一年而遼東難作起故官經既家居失勢賓客及門下壯士多去迺上言兵事謂廟堂戰守之議未定將之責委未決兵之分布未明而火器鎧仗車馬未備諸省徵發未集召募者未練臣致所統舊將卒驛絡未至況今日主兵事者中無成算識有可恐閫警報洶洶危形岌迫夕而稍退則處堂恬以寬置廣外應事遇于瑕豈鄉綵瑣寸希土是宜慮而後動戰乃克勝不報既行急是時分四道出塞將軍杜松出撫順馬林出開鐵綎出寬奠而大將軍如栢出清河運適松戰死

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輔、其先霍丘人、始祖敬、以開國功、世為泉州衛千戶、大猷幼倜儻、酷貧、日或不再爨、顧喜讀書、為諸生、究易趣旨、能即易衍兵、大猷好之、及襲官、從李良欽學擊劍、畫其術、以為兵法數起、五循之身之具五體、雖將百萬之衆、可使合為一人、嘉靖中、登會舉高等、除正千戶、掌全門所篆、上僉事書陳方畧、僉事訶之曰、升安用書、杖而奪其篆、二十一年、閣入山西、大選材官、大猷上書自荐、侍郎翟鵬欵為知兵、尋亦未盡其用、守備汀漳、撫平猺峒、斬首首猺青蛇、遷廣東都司、安南廣孽莫正中為権臣阮敬

所遁來奔其部將范子儀以迎正中為名擁眾三萬寇欽州大猷陳禦象簇法及傳檄地法檄子儀正中非朝命不可得嚴禦之子儀解去已而稚復來大猷一戰破之獲舟三百擒偽將雲根伯復三戰三大敗之斬馘千一百餘級已而安南王宏瀷斬子儀以獻安南定未幾黎人符欽文叛大猷率兵討平之撫其脅從黎人服貌像而祠祀之因上疏黎勸從策扣部府歐湧必進不能用遷海南參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提督都御史王忬議招之大猷不可戰松門普陀劉港呂國臨山兒海間皆捷前後斬級千五百有奇倭嚮導華人汪直衆颶風過去三十四年陞副總兵

鎮金山衛倭、斬首四百餘級。時視師趙文華檄總督尚書張經進戰、大猷猜待之。文華怒、已連破倭、捕斬二千七百有奇。經以忤相嵩坐論死。而大猷亦落祖職。已倭報日急、復起大猷充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大猷上言督府胡宗憲、倭長於陸戰、令短於水。善戰者毋以短擊長、宜以長制短。而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于是前後斬馘幾二千級。沉其舟十三。舟山積賊皆平。時天子意必得王直、許其貢市、大猷請大創之。宗憲曰撓款者死。大猷曰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復殺之、則失信。宗憲不從、誘直下獄待命。喆竜故直犀倭閩

直見殺焚舟殊死戰大掠閩守憲懼奏大猷違其節制且自益逮大猷獄論戍邊尋釋之使立功大同贖之制獨輪車總督李文進以其制控國安銀堡邊有兵事當自此始也補湖廣鎮竿參將旋平賊張璉反僭名張宮流陷江閩諸州將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將江西兵合進時胡宗憲復奉詔兼督江廣欲窮璉所出大猷曰不必璉也窮之如追狐虎勢必四殘今其妻子資貨在巢動直走其巢彼必還救可得志引六萬五千人據柏嵩嶺賊璉巢賊果傾巢停斬千餘于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為兩廣師所奪江兵不平欲與鬪大猷按劍敢鬪者死賊思其不滅乎

必。其功。在。我。也。、撫定餘黨。乘勝討林朝曦、斬首千二百而
還。擢副總兵、捏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請置縣
五嶺間為平遠。詔從之。會倭陷興化、上責戰急、大猷以都
督僉事赴援、念賊且萬人。善戰。入危地。不宜輕擲之。以勇。
賊。請利營特角困之。且云避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
日益困。敵。以戰為。守。我。乃。以守。為。攻。討使。閩士大夫洶洶
急功、不聽、乃竟以是與都督劉顯、戚繼光、夾擊殲賊。倭三
萬冦湖州、與內盜胡平相結、詔大猷移鎮潮惠、群盜憚大
猷名。就出降。而胡平亦遂與倭絕。久之、平終不戢、御史論
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冦李亞元等為冦、兩廣總

督吳桂芳疏留之遂將五道兵進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阻堅大猷曰此當撼而聚之者也遣降將王篤者盛鴉從入賊為死間賊得篤自如而大猷日發兵擊李諸巢之木下都以趣之諸巢果聚雲溪以縱討乃陽言誅李明遇雲溪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俘斬四千餘級擒亞元柔勝破東峒獲鄧廷鳳誅滌求元諸峒悉平遷署都督同知進祖職一級佩征蠻將軍印鎮廣西未行隆慶初吳平之黨曾一本復亂大猷請用閩舟師破賊銅山柘林連擒一本論功進右都督之任廣西時古田賊韋銀豹黃朝猛等冒入會城劫布政司

手分參政大猷率七將軍三十六校三月誅朝猛擒銀豹破堅業百餘俘斬七千四百六十有奇倭其渠改為求寧州倭移鎮福建新倭突入福寧後把總去時副使鄧之所決事大猷代之免官萬曆初兵部尚書譚綸嘗與大猷書論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繼光精悍馳驟公不如顯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任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忠肅託孤寄命當以捐屬大猷自言生平志在北邊而見用江南非其素今老尚可用如復起留後軍都督僉書訓練有成以勞廷署都督同知會綸卒大猷歎曰吾與誰共功名哉以都督同知致

仕卒七十有七贈左都督大猷爲將五十餘年東南大小百十餘戰未嘗敗衄積功三萬五千餘級乃布衣士如上賞諸支干孤虛雲物祲侵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寧廢勿問薦挽不遺餘力予浴皋傅父劍術水戰尤其所長大猷所著有正氣堂集陣法射法劍經戰車法續武經總要

論曰俞將軍不得志時陸錦衣炳爲上千金歡以語世蕃曰吾薦而卜非曰得見你鄉也醜不死頃之得入謁稽顙百乃免嗟乎眇面瞽目不爲動頓首慚權相庭中如是將明而顛躓俞大猷戚繼光他不及

沈布儀

沈布儀，字唐佐，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正德中，從征宋安盜，陷陣中，騰而及陸，三首前趨之，布儀挾頸以返。鏢挑右足，擲刀。顧射鏢者，中其項，死。又奪刀斫刀簡於鐙間。拏首怐失弩，射之中額。追賊箐中，敗之。遷都指揮僉事。葛涌賊八千人行剽，歸。布儀兵少，設伏，盛襲，殲蛟龍灘。疑賊，賊果疑，舍蛟龍趨滑石隘。半渡，伏發，敗之。酋沒水，騰水中影，一火斃。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布儀將中哨，當工充隘，鼓飢兵奪隘，得賊粟食軍，乘勝攻田州。會猛婦翁岑璋為應，邀賊于歸順，殲猛，梟軍門。擢右江參

將治柳州。柳多賊，距城五里，賊每詗官府極神，即閭閻中稍動色，賊知之。布儀至，故令婁縱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與縱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或致縱婦出見，令其妻善視之，益得其密款。于是賊動靜聲息，纖悉爲我所先。得每出戮，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爲號，諸軍集聽令。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行頃之列陣。賊果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從他所，官軍又已先在。賊屢官軍所不即至荒絕者，從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凡破巢，得婦牛女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梟，不赦。曰：若柰何陰助賊，或刀弩而門閫滿。曰

若奈何乃等而門䦨我賊益警服布儀嘗卧病所部入間病不與見曰吾病思山獸唉之而擴衆南出獵而賊掠前矣嘗以甚雨淒風祭諸賊所止因散遣入木叢幅與草同色潸賊中忽炮發賊驚竄妻子山谷或墜崖石死焉平深賊常扶淶巢中知府鄭餘者也潸三層巢討縛三層孫妻全擒扶淶以歸妻去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歸觀山雲之倫能使獨不為賊死布儀則能使獨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岑濬子金在鎮安恐為後患深結普場留以來金卒縛金散其衆五十人而思恩後寧布儀在柳慶十三年移戍瀘總兵贛州改屯

宣大、署都督總兵江淮後調廣西貴州、已還廣西、而瓊南
五指山黎黎、杉以知州邵濬虐使之、抵法而叛、布儀請征
擒其首惡而黎平進都督同知、改貴州、平銅鼓布儀膽勇
机警善撫恤人為耳目者實不失道剳皆桀危病所部卒
至自戍于柳前以禱家手刺股一痛毒諸體者不可數最後
一人至以撫家便其得士如此
論曰、唐作臨敵目光所逼人馬辟易而特挽機智變化
莫測也嘗與唐荊川論兵有曰世固多良將無忌韋制
不得專御先一副枋掣肘鄙之變、而敗第二第三最
下之策吾擬無不敗矣使除不為賊觀雲又是一解

戚繼光 父景通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宿直定遠人其先百户祥以軍功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幹修絜頗聞社稷命常把讀書當署不較逆瑾時景通部戍年幾更京師理陰遣之蕭悍約曰著此為劉景通不肯著為黃冠道去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討擒之劉六七起河北行山東景通本撤守郵遇賊平度道中衆寡懸隔不避陳以待賊擊卻之先後累數十捷陞把總督江南糧運能解戚勳以總督備倭欲引景通為同姓謝曰先世故姓倪惠叔却歷大寧都司掌印坐神機營毋聞負節請終養從之舉繼

光、繼光恭履過庭大詬曰他日譽卒伍自封矣既知為外
氏所遺卒裂之廢勿着嘗畫策惱胡累數百牘病草猶閉
否所上惱胡封事如何繼光幼、而倜儻多權奇陰準方略
鼓而厲揚英氣勃勃顧淅節為儒以經術著北虜大入、部
條域守備材官戍九門總光方侍試武闈條上便宜部是
其議歷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作、繼光乃議練兵以江南
直澤多走險不利逐騎乃用長短兵夾振而進隊之一人
為長則伍之兩則行之將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
鴦陣、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嘉靖四十年、島寇入台州繼
光兵搗賊花街、斬首數百然後朝食甚二旬有九日九接

戰。無不以全取勝。稱戚家新兵云。時江西告警。督府檄西行。既捷。露布以聞。已而閩寇張甚。部兵八千。往自橫嶼入福清大敗之。復夜趨牛田連破十六營。斬首千餘級。平明還興化。人始覺。驚以為神。還浙。而他賊部繼至。衣中國衣。賺破興化。繼光以總兵往。與俞大猷合。斬真倭二千五百餘級。復戰仙遊城下。斬首數百級。追奔漳浦。復斬數百級。閩地悉平。時繼光與大猷同為名將。大猷務持重。繼光雷擊風發。無不立碎。勒功平遠臺。隆慶初。鹵陷石州。東薄昌黎。繼光上書條陳七原。六失。四難。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因循積威。怵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奉

外合絕。視虜飽歸尾而鵰勦。捲者贏為功級。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募三輔丁壯三千。部將〻之。各為四營。〻各伍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佩。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比及三年。堂〻乎可格虜矣。時專任薊門總理、改鎮守薊州山海承平等處、而練兵之議寢不行、大修邊墻二千里。樓櫓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僅十萬緡。而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閧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來衝。火器先薄之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斫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

縱犄兵未勝遂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嘗以從有發則
南兵當邀鋒入衛兵突應土兵戍守賤更者任轉輸首分
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邀擊
次追襲次傳諭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閩
謀入犯西酋得蜀狀恐亟下不祥遂謝去東胡款關入貢
部言蘭數昔蜀內倫不戰而伐曲謀聯軍正無所課功其
功上以繼光以參將入關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
督同知充總兵入蜀擁總理虛名秩加故及江陵當國以
修蜀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
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殁入言波及繼光移鎮南粵北虜入

黑峪關、薊入鎮遊台還、不得請則泐石頌功德尸祝之。嶄并疾作、得謝還登州卒、繼光用兵大小數十百戰。所投鹵以巨萬計。法嚴。不得左右顧、必斬。歲散千金狗客急。至是歸而罷折。郎延醫治病。且無資。先是任子恩、皆停、其子世襲祖職、得指揮僉事、繼光在薊所著有紀要新書。在薊有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之。

論曰、一時海內稱俞戚。以大猷為龍、繼光為虎。然大猷每以不得當面為恨。而繼光在薊、久值國安、然未盡展所能為。則正以和一當面為功。嗟乎。亂世等之才。而論其時。閱。國。后。請。難。其。殆。福。運。於。俱。哉。

左良玉

左良玉、號崑山、臨清人、崇禎五年、奉詔、以副總兵將兵援懷慶、走賊太行山、明年、敗賊涉縣之西。賊聞其旌旗崩潰。不戢、敗績武安、七千人摧殘盡、七年、赴援盧氏、澠池、與總兵陳永福、鄧玘共扼宜雒之賊、頗有斬獲、八年、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安危所係。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堵南陽。賊勢日益。兵力日分。賊大小七十二營。蜂屯伊、嵩、宜、雒之間。以數千官軍。東西瞻顧。何所畏而不長驅哉。明年、賊一字王及撞天王、合三十七萬、犯閿鄉靈寶、澗四十里、繹絡百里、良玉與

總兵寬恃不敢進、已而寬畏捷、而良玉無功、十年、大破賊
於舒城、大安、連戰三捷。賊猶潛竄大山中、應天巡撫張國
維、檄良玉入山、搜剿、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逾月乃出、
舒城、所撫、降、兵、猶、村保、為擾、十一年、與總兵陳洪範、大破
賊於鄖西。總理熊文燦、既款曹操汝才、而良玉以受張獻
忠之降、撫獻忠穀城、明年、大破賊於許州。戰勢披靡、稍
李集間、始保六安馬茶山中、良玉令降將國能、襲賊內鄉、
大捷。步、兵、擊、深、抵、上聞、敕責之、再破、敗塌天老回回及世
王、於鎮城。賊乞降、連營數十里、殘、民、二麥、諭、不肯、良玉遂
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等、擒其不意。斬首一千七百級、乃

使國能招之、射塌大果率其衆四千人、解甲降內鄉城下、耿塌天者李萬慶也、而草里眼走不來、六月、獻忠先敗曹操九營亦竝起、良玉追及之於房縣、大敗、失其符印、事聞、革職戴罪殺賊、文燦伏誅、閣部楊嗣昌、督師、拜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欲因以辨賊、故有是命、十二年賊曹操等九營入蜀、獻忠殘已至、良玉與川撫邵捷春、監軍萬元吉、會兵夔州、擊賊大勝之、曹操九營降其七、過天星語人曰、作賊非本懷、良玉以兵蹴之、亦來歸、督臣以精銳隸良玉軍、十四年、敗獻忠於南陽、復敗之信陽、良玉久屯襄陽、李賊以四十萬由唐縣而西、良玉造艦於樊、將

避賊入郢、襄人怨其淫掠、縱火焚廬、良玉怒盜掠不悛、十五年、李自成合群賊復圍開封、良玉與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奉督師丁啓濬、楊文岳、咸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濬日鼓之、良玉不可、計未定、賊至、良玉先奔、諸師從之、賊渡河衝躪四百里、二督聯騎奔汝寧、兵降賊數萬、馬騾七千、啓濬印劍俱失、良玉還襄、十六年、勝賊於樊城、降賊衆至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于是流土寇降將叛兵白貴、小秦王、托塔王、劉公子、混江龍、管泰山等、所在擁鼓、冒左營、不戢、南都大振、留守盛戢、不問為兵為賊、繁斬千人、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還屯安慶、詒以荊襄失守、

姑念久勞行閒圖功自贖而所部方國安陳可立等革職
究為事官殺賊已而武昌被圍急良玉不進總督袁繼咸
持大義責之以其部先進良玉遣方國安馬士秀等五
千人為先鋒而身率大軍繼進則武昌已陷賊疑李自成
欲入楚逸岳州長沙良玉復蘄春沿昌等縣尋復武昌并
復袁州建昌撫州等處詔以良玉恢楚功加少師廕一子
監而封寧南伯命世鎮武昌繼咸疏以為宜聽督臣調度
天怒難制十七年南都立以閣臣史可法議進封侯良玉
初接監國書不拜命軍容何志禮御史黃澍入賀觀朝廷
澍請召對大書閣部馬士英奸擅士英怒遂以他事逮澍

袁繼咸以　兵部侍郎總督應皖等處上

擢左。會北師平西王三桂西擒賊自成復

成賊過有偽太子王之明事遂用黃澍為檄

以兵東下。意遠賊。至九江。卧疾。招繼咸。語太子事。

為泣。　子夢庚等偽為太子密諭劫諸將。諸將憒起。時

繼咸勸勿據九江。而步卒入城。江水為赤。繼

咸。八驚曰。是亂也。良玉亦曰。臨侯。嘔血死。夢庚秘

不發喪。順流東下。闖部馬士英　請靖南侯黃得功等禦

左兵上流。夢庚敗。

論曰。寧南令不肅。可　先登。為大將則未也。

黃得功 翁之琪

黃得功，號虎山，陝西固原人，或曰遼東開原衛人。幼為掌鞭，走人清徐之道，偶御詞臣汪漸磐從子入都，輒為之下人。盜漸磐異之，以御得補覺華島把總。積功崇禎丙子召對。上覽其貌，短小矯捷，氣奪甕虎。因主授黃花鎮都督。久之，總禁旅出河南，救桐城，獻賊望見壘。起大驚解去。時劉超據永城作亂，試御史監軍王漢奉命擬詐捷，以兵攻超，為所殺。得功擒斬超。上功，封靖南伯。尋與劉良佐合追獻賊于潛山，斬首萬餘級。焚賊一堵牆于林中。甲申國變，邀擬兵陳洪範起山東勤王。下　以定策勳晉靖南

侯蔭一子錦衣千户世襲。詔分鎮江北。澤功汛盧州。時高傑傲不奉詔。欲係妻子揚州。揚百姓閉關不許。澤功時走儀真。遣總兵黄斌卿以兵三千至。斌卿素與靖南通謀。欲令靖南軍。傑起半道邀截之。澤功怒。單騎橫撞傑軍。傑辟易莫敢近。傑遂與澤功隙。時監軍萬元吉爲和解之。已而傑死于河南許定國。澤功曰。寡婦孤兒矣。吾不報。先是四鎮之立。督師史可法主之。及擁重兵。三鎮卒驕蹇不受約。澤功曰。吾等非閣部不至此。擬先不和。譏罵。有不與澤功俱者。吾手刃之。于是咸奉師生禮如故事。澤功慷慨直致。無儀文。不解文字。凡奏檄使人旁誦之。所欲改竄字標皆

如法。忠義性成。不煩擣解。月飲火酒最多。常用六十斤鐵桿。遇桿若飛。敵聞風敗膽裂。時有爲太子收獄會勘。得功心疑真太子。與諸鎮各疏爭之。寧南侯左良玉遂以太子爲名。東犯闕。及九江。閣部士卒懼竄。兵部侍郎阮大鋮躬迎得功。禦上流。一再敗左兵。進封靖國公。加太子太保。錦衣衛世襲。移屯蕪湖。營板子磯。北兵自是捲甲直下。由天長六合竟通揚州。無與堵逆。五月十一日。從瓜洲渡江。疾走丹陽道。播上宵遁蕪湖。依得功軍。得功曰。郝已離動。吾戰歎。不足左右。奈何我。立登征南將軍翁之琪舟。議南遷而得功前營馬得功。猜南豪將也。嘗以馬吾。身歸已知故

亦知得功云壁燕子磯廣昌伯劉良佐啟與得功從觀得
功方擬奉面詔相邀共事而良佐疾移走江口使人邀馬
得功夜盟之令北降遂東北制而外飾明服致詞得功邀
諸中流得功不疑易袍便帽從百餘人小艇赴良佐良佐
出邀迎甚恭而就坐得功諦視良佐辮髮露鬢拍案刑前
嘗馬得功罵其健兒納甫號曰靖國北降良便得功叱吼
乃后盡叛去吾一人乃不能奮報天子哉語未畢流矢貫
喉得功即拔刀自刎死子黃雷被執殺南翁之琪者字去
倩浙江仁和人但以進為曆乙未進士歷官廣西參政之
琪敬幹中幣倡命走人緑難不遺力浙節讀書補諸生乙

卯秋闈竣。役試武場撤焉、九月汝進方艤客。報至、汝進投
牘爲不踊。曰、余遴選無多長。唯督捉纤大你能。安得清白
東予孫。俛爲人執鞭。庚辰除舟山水師守備。東陽許都反、
參訓。繼勦事已、陞參將。鎮金衢等處。甲申三月國變、之琪
郭精勇勤王。集舊轄海船。從水道方至京。知會南都立、翁
其忠能、陞總兵官、並禦叛師左良玉有功、加太子少師、以
左都督掛征南將軍印、南都失守。之琪駐蕪湖、駕奔黃得
功軍、以之琪浙人、遣之琪舟、議還浙、未決。時背南半、背南
故部失制、與浙江上、由淮者捉登之琪舟、冒掖駕去、之琪
幸之不溺。出船。墜知。自卯以迄之。爲二十一日辰刻、校子

儀事也。子駿年十六，溧陽閒關跡浮父屍歸葬之。

論曰：偏安之業，敗于上流一擊。三曰遮寧南似不甚為社稷慮，其如貴陽以私怨，必借靖南塞怨也。虎山之志，能一二鎮，尚使飽食廣六，手鐵桿，當河上，即歷邑不駭，望塵靡而東平亦，或捲勢藥淮上，寧南不激，視靖南為歸半壁勢成矣。一舉而諸鎮俱廢，士英之誤國莫論，亦豈所以自壽也哉。此後奮起百戰，雖皆視死如歸，而多詘于戰，又不能如靖南之識靖南，即不讀書，亦可附大將之林矣。嗚呼，明季一人。